

读者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08

邮发代号：28-221/八月上/总第246期

强
国
有
我

不
负
韶
华

青春万岁，
强国有我

奋斗有我，
让人民更加幸福
奋斗有我，
让家园更加美好
奋斗有我，
让祖国更加昌盛

广告

破季订阅

欢迎订阅

《读者》(原创版) 杂志

杂志订阅方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读者官方订阅平台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儿时玩伴

此作品是受儿时记忆里那一件件带给我们快乐的小物品启发。在这件作品中，物品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而是通过新的创作手法展现出来，希望读者在新旧记忆的交织中重回儿时的愉快时光。

图 | 陈德欣
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师
目前居住于纽约
就读于普瑞特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系
曾获AOI世界插画大奖
荷兰展览设计奖插画金奖
JAGDA国际学生海报奖



2022

8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建军节	2 初五	3 初六	4 七夕节	5 初八	6 初九	7 立秋
8 十一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十五	13 十六	14 十七
15 末伏	16 十九	17 二十	18 廿一	19 廿二	20 廿三	21 廿四
22 廿五	23 处暑	24 廿七	25 出伏	26 廿九	27 初一	28 初二
29 初三	30 初四	31 初五				

《读者》(原创版)和你一起度过2022年的第八个月

翻开这本《读者》（原创版）

一起读书，一起写作

—扫码获取专享线上资源与服务

线上专刊

- 在线阅读**电子刊**，
洞察人性幽微，体验世间辽阔！

写作加油站

- 找素材、学技巧，让写作自然发生！

人文通识课

- 获得思考的乐趣。

读者活动社，邀你来参与



征文大赛

用笔尖书写生活，以文字展现自我。



微信扫一扫

开启你的线上阅读之旅！



无垠生机的爱

在七夕节爱意满满的氛围之下，我第101次点开了这部电影——《爱乐之城》。

为什么是这部电影？大概因为它展现的是一种现代人向往的情感状态。

很难说它是happy ending还是bad ending，它刚好卡在中间值上。两个人曾经彼此触动，却来不及交融，最终渐行渐远，复归于陌生，因此才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吧。

塞巴斯蒂安热爱爵士乐，却难遇知音；米娅一心想当演员，却在现实中经常碰壁。他们在灰头土脸的日子中相遇，塞巴斯蒂安坚信米娅是个了不起的天才，米娅则鼓励塞巴斯蒂安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被世人所爱。

看上去这应该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可惜他们没能走到一起。事业上的峰回路转造成他们聚少离多，电影结尾处用了整整10分钟想象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实在催泪。

这样的结局，反而让这段爱的内核更加深刻。

可以说《爱乐之城》有一定的现代性，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它超越了我们熟悉的那种“古典爱情”。

毕竟，在那些爱情故事里，双方纵然相爱，彼此也知之甚少。

就像在《茜茜公主》中，王子不能说不爱茜茜公主，但他不懂她，只当她是一个明朗少女，贴合了他心中的幻影。王子认为，把她迎娶回家已经是一个男

人能够给予一个女人的最高礼遇了。可对茜茜公主本人而言，这些反而是身外之物。

在所谓的“古典爱情”中，无论男女都需要找一个伴侣，伴侣的意义更像是在搭伙过日子，至于有没有情感的触动，有没有灵魂的交融，似乎都没那么重要。

如今，我们有了更多做自己的条件，伴侣不再是生活的刚需，大家都可以独自美丽，爱情成为锦上添花的事情。那么，“伴侣”就要能深刻触动我们的灵魂。

《爱乐之城》里的米娅和塞巴斯蒂安，他们的爱情最动人之处，就在于那些碰撞的瞬间，可惜，距离交融仍是一步之遥。

当下有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双方已经心心相印，碰撞出巨大的激情，但终究不能做到感情与事业等多维度的交融。

大家对这部电影念念不忘，正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真正的交融是需要有自我牺牲的。

高度交融的两个人就像能够从日常的沙里淘出金屑，好像灵魂里有很多小气泡不断被激活、迸裂，散发出炫目的光芒。

交融是比触动更加微妙的事情，需要平衡，需要真正的理解，为对方着想，同时也为自己着想。两个人在一起不是相互消耗，而是互相鼓舞，从而持续地获得推动生命的力量。

无垠生机的爱，或许正是这个样子。

文 | 闫 红



读者原创版

2022年8月上 总第246期 本期8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创刊于2004年
国内邮发代号：28-221

主 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 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 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 编 刘 燕
责任编辑 刘 燕
编 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高 原 崔 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 静
美术编辑 杨 楠 于沁玉
制 版 万 洁
电 话 (0931)8773388
通 讯(投稿)地址 (730030)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
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邮箱 duzheyc@duzhe.cn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 原
编辑 许国斌 蒋 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裴 枫 冯 瑞 李 磊
电话传真 (0931)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 茹
电话 (0931)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4524528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除有注明,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3.00元 惊喜价: 10.00元

目次

— 开卷

05 | 无垠生机的爱 闫 红

— 特别报道

19 | 以最卑微的梦 赵安之

21 | 可怜无数山 赵安之



— 人在旅途

16 | 骑行带回的“能量包” 明前茶

32 | 过客 安 宁

— 城南旧事

10 | “本草纲目”勤阿伯 时光听得见

26 | 阳澄湖的大闸蟹 张不戒

30 | 与狼对峙 肖 遥

— 心的对话

14 | “爱”满则溢 陈蔚文

24 | 喜欢新衣服的妈妈 柴岚绮

50 | “社交女王”的朴素心愿 谢鹤醒



— 笔端流云

29 | 多好的夏天 孙君飞

54 | 通渭人家的小康 濛 文

— 无关风月

52 | 他带给我的事物 黎继新

60 | 年龄是用来超越的 马 德

68 | 有些经验,听听就好 良大师



百家杂谈

34 | 爱的五线谱

高东生

62 | 风眠之地

汪 泉

66 | 赶集

独自行走

专栏

36 漫绘敦煌 | 敦煌壁画中的消暑妙招

王 琳 大冰咂

40 咖啡时光 | 母爱这件湿棉袄

童 玲

43 长安客 | 仇一凡

蟠桃叔

46 管理一生 | 搬家记：世上无难事，只要舍得扔

林特特

48 四时佳兴 | 萤火虫

南在南方

72 独门秘籍 | 父母是高看不得的

叶倾城

文化瞭望

08 | 最话题

39 | 绘本

13 | 思想碎片

70 | 书房

38 | 笑场

71 | 光影流音

征稿启事

1. 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 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3. 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 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邮箱：duzheyi@duzhe.cn

5.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声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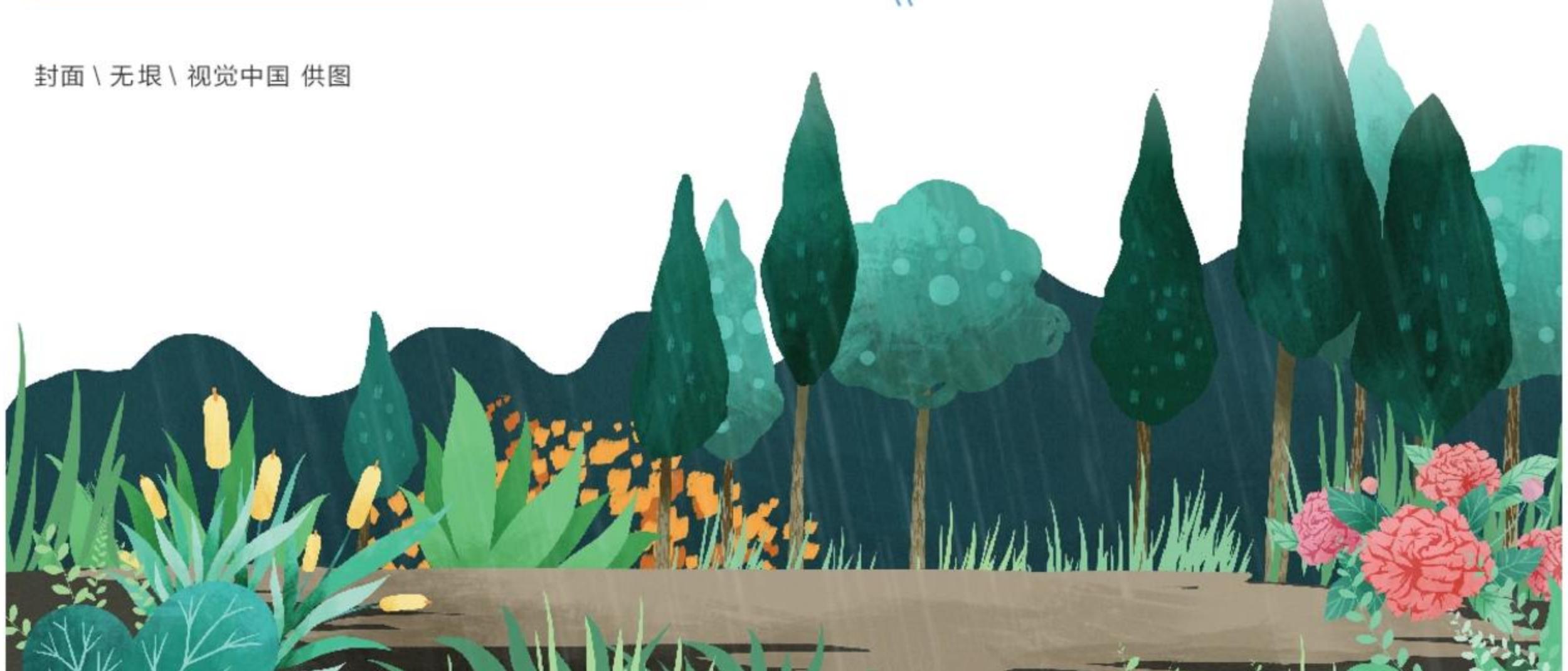
1. 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 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 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封面\无垠\视觉中国 供图



我收到的 奇怪礼物

TOPIC



本月最佳

深秋柿子荷：印象最深的是妈妈送的大学开学礼物。那时候，妈妈刚学会网购，她为我精心挑选了一件红黄蓝三色条纹相间的V领短袖针织毛衣。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穿上“礼物”的感受，室外温度高达35℃，我在寝室里呼呼冒汗……当时很难理解，妈妈怎么会给一个在江西上学的孩子买一件短袖针织毛衣，现在想想，大概是妈妈知道天气热，想给我买件短袖，但是又担心早晚天气凉吧……

雪桃：我的手臂上有一个胎记，不大不小。为了掩盖它，我特意买了一块手表。那天上体育课时下雨了，回教室的路上，我怕手表进水，就把它拿下来装兜里，不料弄丢了。我原路返回，却没找到。于是，我趴在桌上哭。同桌突然戳了戳我，递给我一个用作业纸折的手表，像模像样的。我戴着它，像是“国王的新表”，既感动又好笑。其实她一直知道我的小秘密。

文纯：大抵是我的青春期表现得过分敏感和叛逆，让一向大大咧咧的老妈也留意起了我的情绪变化。那时候的我刚有了一点儿自我意识，边界感很强，老妈一句不经意的关心都会引起我的极度不适，更别谈让我主动向她吐露心事了。有一天，当老妈拿着一本粉嫩的密码锁日记本送给留着假小子发型的我时，我再次感觉到不适，尴尬与羞愧没来由地占据了心头。但如今看来，多亏那本粉色日记本，让我存留了一些关于青春的记忆。

方知有：初中时，我住集体宿舍，住在我下铺的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女孩子，叫晓晗。有一天，我发现一直放在床上的字帖不见了，却多出一张小纸条：谢谢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很喜欢这本字帖，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吧。原来，我的字帖顺着靠墙的床缝掉到了她的床上，被她误以为是我送她的礼物。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是晓晗的生日，要是知道她会为此高兴，我应该送她一个更好的礼物。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u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最话题

悠悠：恋爱3周年时，男友说在我的房间藏了一个礼物。我翻箱倒柜地寻找，最终在角落的包里找到一个盒子，上面写着：亲爱的小仙女，3周年快乐！当时我的心情如拆盲盒般充满期待，打开后，却哭笑不得：是一枚假祖母绿的戒指外加一条大金链子！这不是阿姨们的配饰吗？为了不打击男友送礼物的积极性，我只能强颜欢笑地说喜欢。

Nickel：2003年5月，我经人介绍与他相识。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善言辞也不太懂如何哄人的家伙。那个雨天，他接我去他的住处，洗完手后，他微笑着对我说：“我给你做好吃的！”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的生日在9月份，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送我礼物，要不要提醒一下他。生日那天，他送我回家，快到我家的时候，伴随着塑料包装袋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忽然拿出来一包蛋黄派，说：“也没吃过，不知道好不好吃。生日快乐！”我们现在结婚快20年了，厨房一直是他的天下。

林西西：母亲节那天，一大早，6岁的女儿就跑到我身边，双手捧着一个精美的礼盒，奶声奶气地说：“妈妈，今天是母亲节，祝您节日快乐！这个礼物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送给您。”我惊喜万分，颤抖着双手接过礼盒。当我打开礼盒时，差点儿表情失控，只见里面装的是一个定制的软陶人偶，人偶的五官跟我一模一样，可它是一副打哈欠的表情。可能女儿提供给商家的照片，是我被抓拍时的丑照吧。为了不扫女儿的兴致，我把人偶放在我的书桌上，只是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哭笑不得，毕竟这个礼物太奇怪了。

小孙孙：去年生日当天，收到姐姐发来的一个快递，去拿快递时还被同事们羡慕有姐姐宠着。结果，在同事们满满的期待下，我拆出了两罐骨头形状的饼干和一个贴着我照片的“单身狗”证书！当时的我真不知道该为收到这样一件“贴心”的礼物高兴，还是该为老姐这一操作鼓掌。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耳边还能听到同事们的笑声……

下期预告

积极、阳光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 的生活状态，但对于偶尔出现的负面情绪，我们也不能任其积聚，理性面对，合理纾解，才是对自己好的正确态度。2022年第9期最话题：你的负面情绪清理技能。2022年8月5日截稿。

在这世界上，可以用“无数”来计数的必须有知识这个类别。复杂到宇宙空间探索，简单到老抽增色、生抽提鲜，无数知识构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动力。知识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创造，而更重要的是分享。2022年10月最话题：或许只有你知道的小知识。2022年9月5日截稿。



—

勤阿伯是卖草药的，成天在村子周围的山岭里晃荡。

他与我爷爷是亲兄弟，但二人性格迥异：爷爷为人稳重，处事周到，是深得村民信赖的村卫生所的医生；勤阿伯则生性好动，整天嬉皮笑脸，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游手好闲之人。

人们都说勤阿伯的名字取错了。从3岁到60岁，就没有哪个邻里见过他勤快做事的模样。反倒是在后山坡种花生的人家时常看到他嘻嘻哈哈地一晃而过，一手抓着草药，一手撩着衣裳，踉踉跄跄，走走撒撒。

勤阿伯卖草药的三轮车上挂着笔走龙蛇的招牌——“阿勤本草”，颇有落笔如云烟之意。大家都以为这是他那个医生大哥的笔墨，没想到，“字如其人，人如其字”这话在勤阿伯这里没有生效。每逢赶集日，勤阿伯就哼着小曲，骑上三轮车，把近来所得的草药带到镇子上换些钱。

这三轮车上常见的有鱼腥草、罗汉果、雷公根、鸡骨草、草珊瑚、肉桂、八角、橘红，有时也有一些石斛、莪术、郁金、姜黄、两面针、山银花、山栀子、山豆根、广地龙……总之，日常要用的中药材，勤阿伯基本上都有办法找着。

有人向他打听：“勤阿伯，您

这儿怎么什么草药都有？”

他笑嘻嘻地说：“哎呀，换两餐饭食的本事，不好说，不好说。”

“没点儿正形，看看你大哥，人家那本事可不止两餐饭。”

“那你找他去呗。”勤阿伯笑呵呵的，毫无愠色。

二

我对草药的认知基本源于勤阿伯的“言传身教”。童年时每逢暑假，父母都会把我送回乡下老家，美其名曰让我陪陪爷爷奶奶，尽尽孝心，实则是想赶紧甩掉我这个被放出学校的烫手小山芋。我也乐在其中，毕竟对我这样活泼外向的小孩来说，乡下真是太有意思了！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跟着勤阿伯穿山越岭，识花看草。

那天，我一如既往喜滋滋地跟在勤阿伯身后，手里摇着狗尾巴草。盛夏还未到来，暑气也尚未逼人，眼前满山浓郁的绿，耳边虫鸣啁啾，好不快哉。

东张西望之际，我发现了几株粉紫色的花儿，花形如同稻穗，叶片宽宽大大的。“勤阿伯，这是什么花儿？好漂亮！有毒吗？”

循着我的声音，勤阿伯早已对我所说的漂亮花儿下手了：“哎呀，好啊！这是温郁金，可以药

用，是药当然三分毒了。现在正是价格高的时候。阿妹，眼睛亮啊！今晚让你爷爷给你加个大鸡腿吃！”

“怎么不是您给我弄大鸡腿吃？多亏我，您捡到宝了！”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又不是你亲爷爷，为什么要给自己揽事儿？带你见见花草草就是我最大的本事喽。”勤阿伯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这株温郁金拔出来，清理干净。

“阿妹，这花儿是漂亮，但不是药用的主角，它的根茎和块根才是。”

“根茎、块根？”看着勤阿伯分门别类地把根茎和块根装进袋子，我小小的脑瓜里充满了问号。

“举个例子，平时吃的生姜，大家都以为是根，实际上它是茎，只不过长得像根而已。我们把这种茎叫作‘根茎’，也就是‘根状茎’的意思。”勤阿伯拿起一段根茎，“喏，这是温郁金的根茎，药用名叫‘莪术’。”

“看，这根茎的四周是不是还有一些发出的根须？这些根须上有一块块膨大的部分，这膨大的部分叫‘块根’，温郁金的块根药用名叫‘郁金’。”说罢，勤阿伯递给我一块郁金。

我仿佛一部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晓得了，莪术是根茎，郁金是块

根。那生姜的块根是什么？”

“想夸你聪明都夸不出口，生姜只有根茎，没有块根。”勤阿伯笑着戳了戳我的脑袋。

“痛！”我故作夸张地喊起来，“这莪术和郁金有什么不同的药效呢？”

勤阿伯两眼放光：“可算问到点子上了，它们都可以活血化瘀，但不同的是，莪术苦温，郁金苦寒；莪术为气中血药，郁金为血中气药。”

我已经被绕晕了，不想再听，勤阿伯显然有所察觉，随即接着说：“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爷爷和我就可以比作莪术和郁金，我们有同一对父母，但他大有出息，我没啥出息。”

“嗨！早这么说不就好理解了嘛！爷爷和您就像莪术和郁金，两者都可以活血化瘀，只不过他坐诊，您卖药材，但都会治病。”我学着勤阿伯平日的样子，笑得龇牙咧嘴，“对了吧？我明白了吧？”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勤阿伯没有回应我的发问，而是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温郁金，把莪术和郁金各自归置好。

“小气包，我说得不对也犯不着生气吧？”我小声嘀咕着。

勤阿伯已经利落地处理完手头的药材，作势起身：“走了，走了，今晚给你整个大鸡腿吃。”

“啊？您刚刚不是说不揽事

儿吗？”

“两份鸡腿不好吗？不想吃？”勤阿伯似乎有些喜怒无常，拽着我回家了。

三

盛夏终于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漫山遍野的荔枝。村子周边大大小小的山头仿佛一个个蜜罐，妃子笑、桂味、糯米糍……荔枝的品种应有尽有，轮番成熟。荔枝树并不算高，极易攀爬，孩子们想吃荔枝，只要吭哧吭哧地爬上枝头，便可吃个酣畅淋漓。

我这种小馋猫自然是管不住嘴的，连吃了好几天荔枝后，发烧了。好在爷爷下了一剂猛药，高烧很快就退了下来，但咳嗽一直不见好。

贪玩的我并不把咳嗽当回事儿，仍旧一边咳一边跟着勤阿伯在后山晃荡。也许是时不时的咳嗽声惹得勤阿伯心烦，某天他终于忍不住问道：“咳嗽怎么还不好？你爷爷没给你开药？”

面对勤阿伯略带不满的询问，我低头不语，表面镇定，实则心虚。爷爷当然开了药，但我嫌苦，并没有乖乖喝完，而是悄悄

扔掉了。

勤阿伯没有再追问，只是指着附近的小白花说：“去，摘点儿那个，整根摘啊！”

我赶忙跟上，火速动手，却闻到周围生出一股特别的味道。

“勤阿伯，这花儿怎么这么臭啊？”

“哈哈哈，臭就对了，现在正是摘鱼腥草的好时候！你看，茎叶茂盛，花穗多，汁水也足，晚上就把这些煲了，你喝一点儿，能治咳嗽。”勤阿伯一脸满意地说。

大事不妙，我眉头紧皱，内心哀号。

这难道不是比爷爷的西药胶囊更胜一筹的“酷刑”吗？不行，我得反抗！“不要，我不要喝这个狗耳朵一样的臭草汁！”

勤阿伯笑得更厉害了：“阿妹，你讲得对啊，这鱼腥草的叶子就像狗耳朵，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折耳根。云贵川渝的部分地区还用这‘臭草’做菜呢，那叫一个香！”我并不相信勤阿伯的话，翻着白眼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喝。

暮色四合，端着瓦煲的勤阿

伯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出乎意料的是，他手里那汪黄绿色的药汁并没有想象中的腥臭，反倒有一股本草植物特有的芳香。

“咦，怎么不臭了？”我挠着头问。

只见这瓦煲离我越来越近，勤阿伯十分得意：“想知道？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喝了就告诉你。”

乖巧如我，接过瓦煲，捏着鼻子准备喝下去。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微微的苦味和醇厚的回甘。口感真奇妙，我咕咚咕咚地喝完了整煲药汁。

“好喝吧？其实这里面不只有鱼腥草，还加了好几种药材呢。”勤阿伯耐心地给我讲解起来。他还真有两下子，几日之后，我的咳嗽就好了。

前一段，刘畊宏跳健身操的直播风靡全网，背景音乐是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不少人都跟着跳。网友纷纷自称“畊宏女孩”“畊宏男孩”，我的思绪飘回到童年时的暑假，那是我和“‘本草纲目’勤阿伯”一起度过的温情岁月。

图 | 大冰咂

思想碎片

REMARKS



未来以一种悖论的形式面向青春时代的人们：一方面，恰恰在你一无所有时，掌握着最大的可能性，而当你捕捉到其中一种时，其余的可能性便向你关闭了；另一方面，看起来纷繁复杂的各色人生，最后都会有类似的痛苦和厌倦，而那种只要跨出一步就是万丈晴空、芳草天涯的完美想象，只存在于青春时代的眼中。

——黄晓丹老师曾说“为生命的短暂相逢而兴高采烈”

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我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个平易的人，单纯、清澈见底，我喜欢这样。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玩笑》中描述了什么样才是合适的伴侣

夏天乃声音的季节，有雨声、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天，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作家三毛心中的夏天

中国父母一生都在以两种模式存在——“在线”和“隐身”。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选择“在线”，一箪食，一瓢饮，总在最微小的地方关怀和保护着孩子。当他们年老体弱时，为孩子贡献了一生的他们，却选择从子女的生活中“隐身离场”。

——中国式父母切换模式的一生

还是想由衷地说一句：如果你对现实很失望，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那就往书里躲吧。每一本小说里都有一个比现实更有趣的世界，每一本调查文学里都有一个关于现实的答案，每一本科普书籍里都有一套扩

展人生维度的知识，每一本生活散文里都有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读书吧，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作家王欣

人真是个奇怪的物种，一方面讨厌自己笨嘴拙舌，一方面又讨厌别人花言巧语。

——网友@幻灭妖僧

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

——网友@茨冈女神 说成年人的友谊应该是这样的

失败者往往在犯错后不内省、不探究，觉得难堪，听不得批评，试图解释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用新的信息丰富自己，并开始新的历程。这些人往往视自己为“受害者”，受制于某个大阴谋、某位糟糕的老板或某种恶劣的天气。

——塔勒布《反脆弱》

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你如果不说话，或者尚未决定时，可以回答：“我在等风。”仿佛你是一只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准备冲向浩瀚的大海。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时，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时去追风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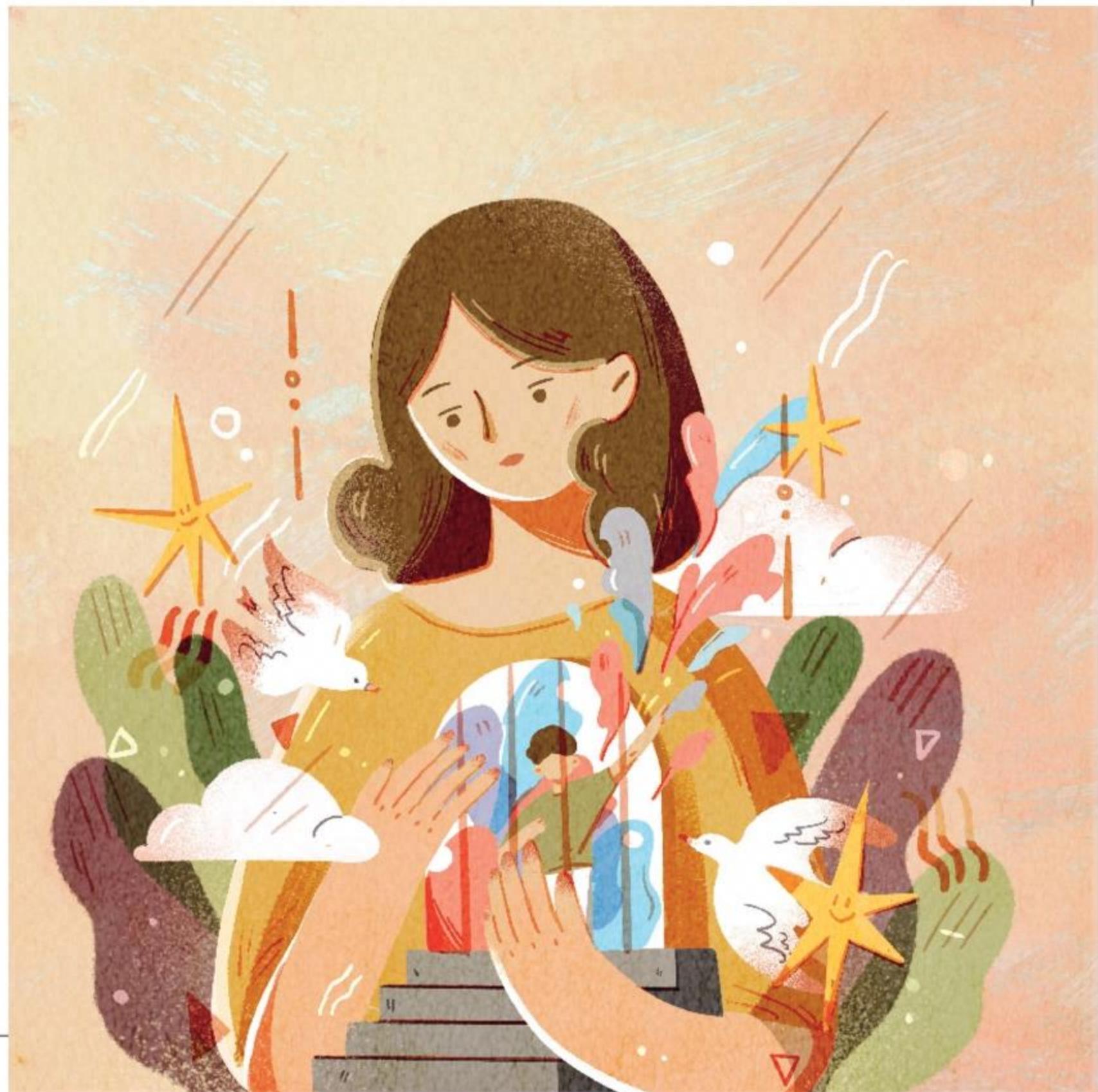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池子 | 编

L O V E

「爱」满则溢

文/陈蔚文



—

有一次在超市，我看一位妈妈劝孩子：“我们不要这个红色的，要那个蓝色的，好吗？”

孩子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玩具。孩子不同意，妈妈一直在劝他。最终，孩子有些不甘心地换成蓝色的玩具，和妈妈走了。

还有一次，在一个商场的服装专柜，我看一位穿着艳丽的妈妈替女儿挑了几件缀饰繁杂的衣物。那女孩十二三岁，对妈妈的

选择颇不情愿——这些衣服的风格显然与她的年龄不符，可那位妈妈坚持认为它们非常好看。女孩去试衣服，出来后表情木讷，不自在地站在镜前，妈妈则在一旁夸赞道：“我选的好看吧！”接着，她兴冲冲地结账去了。

她只看见了衣服——她喜欢的衣服，却没有看见女儿。

我想起儿子乎乎童年时也有若干次这样的经历。我站在自己的审美角度，劝说他放弃他喜欢的东西，接受我的意见。譬如他小学一年级时，有次我带他

买鞋，他看中的是双黄绿拼色的球鞋，可对我这种偏爱灰色调的人来说，黑灰拼色的那双更好看。我试图用自己的审美来影响他，一再告诉他那双黑灰拼色的有多酷。我已记不清当时到底买了什么颜色的鞋，但从乎乎上初中后，他基本上都穿深色的衣物，而且黑色的居多，黑色棒球帽、黑色T恤、黑色棉服……

只是因为在青春期，所以觉得黑色酷吗？是因为从小就被我否定他的审美，以致他觉得黑色是唯一安全的颜色。

二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谈论母爱的文章，其中提到母亲对孩子的“霸占”——这词多生硬、突兀啊，难道不是因为爱，母亲才更关心孩子，才更想与孩子在一起吗？

可这个词又很发人深省。即使妈妈们以“孩子永远需要更多的爱”为借口，也不能遮挡这份“爱”背后的复杂成分。

事实上，当爱泛滥时就会异化，比如过度干涉孩子的意愿或者过度关注孩子，包括他的言行、情绪、生活起居等。“无微不至”对待幼婴没错，但随着孩子逐渐成长，父母过分的“无微不至”，就会使孩子自我萎缩。

对孩子是这样，对亲人和朋友也是一样，止于建议就好，别去干涉。那是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边界感。

我接触并学习心理学后，越来越能看清一厢情愿的“爱”带来的风险。有了孩子后，有些母亲往往把感情的重心悉数转向孩子，忽略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当这种连接出现问题时，则会把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

这样的妈妈给予孩子的“爱”往往是令人窒息的。

一定记得，你也是自己的后天“父母”，你需要给予自己充分的爱与养分，这样才能让你对孩

子的爱可持续。有一位心理学家说：“爱满则溢。过度的付出就像透支的信用卡。母亲在照顾孩子时，一定要记得留出时间和爱给自己。”

一个妈妈只有爱自己，才能更健康地爱孩子。她本身是丰足的，便无须强加意志给孩子，无须从孩子的服从以及孩子对她的需求中获得满足；她本身是自信的，便无须通过对孩子的掌控来获得信心。如此，她才会让孩子做自己。

三

乎乎中考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让他去外地的一所高中读书，这样能为“放手”创造更充分的条件。他去外地读书后，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包括生活上的和学习上的。周末出行的交通、饮食等都由他自行解决。当然还有购物，衣服、鞋子都按照他的喜好，由他自己购买。

乎乎假期回家后，我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他添置的新衣中仍有不少是黑色的，但也有白色的——一件宽松的白色纯棉卫衣，上面印着有设计感的彩色字母，很有青春气息。而且我发现，他已经很久不戴棒球帽了。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棒球帽不离头，哪怕在室内也不肯摘下。这是因为他小学六年级时，有次在我对理发师的“建议”

下，他的头发被剪短了一点儿，被一个顽皮的同学嘲笑了，大概给他带来了心理阴影。之后，他让我买了好几顶棒球帽，全是黑色的。那段时间，帽子像长在了他的头上一般，无论天气多热，他都不肯摘下。

从那次后，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干涉，意识到他应当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型、衣物以及更多。

在他去外地上高中前，有次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想买一件粉色的衣服，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可以啊，没问题，你喜欢就行。我就见过一位男士把粉色衬衫和黑色西装搭配得很时尚。”

后来，他没有买粉色的衣服，但我的肯定给了他信心。我希望自己不再是那个挑剔的、把自己的审美强加给他的妈妈。

现在，他都自己去发廊剪发，告诉发型师他的想法，不管剪成什么样，我都不给负面评价，购买什么样的衣物也全由他自己决定。他在房间时，我进门前，总要先敲一敲门。

我不再强行向他推销，只是提出一些小建议，当建议被否定后，我也会接受他的决定。我清楚地知道他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审美喜好，有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件他带回的白色卫衣就像他走出某种束缚的宣言，像一缕明亮的光，照进了我的心。

图 | 橙子同学

骑行带回的“能量包”

文 | 明前茶



—

上一次长途骑行是什么时候？他记得是在30多年前那个即将升入大四的暑假。那时，他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热衷于跟室友谈论诗文。为了追求某种艰苦的浪漫，他曾经和同学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从南京前往河北的白洋淀，只为看看孙犁先生笔下那片神奇的、孕育了英雄儿女的湖水。

那是近1000公里的长途，3个男生完全靠着毅力在毒辣的阳光下骑行了一周时间，到最后连屁股都磨烂了，疼得很，完全不敢坐着骑，骑行的时候要立起腰杆，像参加比赛的公路自行车运动员一样，腾空蹬着脚踏板。小腿中已经灌满了乳酸，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痛。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在那个没有导航的时代，靠着不停地问路，他们最终接近了那一片湖水。

当他第一眼瞅见白洋淀的堤岸时，漫天的晚霞已经把湖水烧红了，偶尔蹿跳出水面的鲤鱼被这霞光镀成了金红色。卸下自行车上捆绑的行李和打气筒，他用尽力气与同伴们呼喝一声，合力将自行车举过头顶，大声呼喊着：“白洋淀，我来了！”晴空下，没有一丝回音，只有荷香像无数隐形的游鱼一样甩着尾鳍，向他们包抄过来。这些“游鱼”忽而显形，忽而隐身。一股憧憬涌上心头，他终于看到了孙犁笔下的水、荷花、芦苇荡和晚霞。顾不上胳膊的酸胀，也顾不上满身的疲惫，眼泪和笑意就一齐冲了上来。

在白洋淀湖畔，满怀理想主义豪情的他与同伴们争相背诵孙犁先生的作品，这些如青橄榄一样耐人咀嚼的片段，如今身临其境读起来更有味儿了：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水淀里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团白绸子样的水鸟，也躲开鬼子往北飞去，落到大荷叶下面歇凉去了。从荷花淀里却撑出一只小船来。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只穿了一条破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两只手却忙着剥那又肥又大的莲蓬，一个一个投进嘴里去。

他的船头上放着那样大的一捆莲蓬，是刚从荷花淀里摘下来的。不到白洋淀，哪里去吃这样新鲜的东西？”

那天，在咬牙坚持一周的骑行后，他们在白洋淀湖畔生起火，炖起了鱼汤，好心的渔民借给他们一个箍紧铁丝的砂罐子。在鱼汤快要熬好时，放入一把刚刚从莲蓬里剥出来的莲子，汤水就有了甘味，也有了一丝清火的苦味。20多岁的他们疲劳过度，伴着虫鸣声睡着了。最后，在星光中拱卫他们的是他们千里迢迢骑来的老伙计——已是一身尘土的自行车。

那个阶段，他总是向往远方，渴望这种举起自行车、向着目的地呐喊的冲击，这也许可以抵御将要离开校园，单独面对这个世界时，必有的困惑与

迷茫吧。如果这场考验必定要到来，那他真的需要通过一次长途骑行，获得一个“大能量包”来点燃激情，依靠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去刷新自己的精神和认知，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二

时光荏苒，30多年过去了，他经历了许多个人生阶段：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子，送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那辆自行车跟随他10多年，直到他买了第一辆代步的汽车。算下来，他也有近20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最近，流行骑车锻炼，朋友们纷纷展示了自己好不容易买到的公路自行车，颜值颇为诱人。他兴之所至，也去买了一辆。

恢复骑行后，他非常尴尬地发现，快速蹬骑时，大腿会一下下地顶到自己的啤酒肚。他从未这样感受过肥胖的尴尬，这比体检报告的警告来得有效多了。他以参加骑行的名义谢绝了大部分饭局的邀约。为了减少骑行时的障碍，他开始练习平板支撑、卷腹，去健身房推杠铃，上跑步机。一年后，他的腹围整整小了15厘米。换上速干骑行服时，他的身体线条显得流畅许多，颇像一条可以畅游在骑行队伍里的飞鱼。

他交了一帮热衷锻炼的骑友，每到晚上8点，就去新街口的路口集合。绿灯一亮，数十辆自行车像开闸的水流一样冲了出去，这批中年男人会一直顺着中山东路向东，骑行到夜色深浓、湿雾弥漫的中山陵，直到成百上千的萤火虫在环陵路上飞起。

因为工作繁忙，跨省骑行暂时难以实现，他不得不暂且放下骑行川藏线的凌云壮志。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将一个接近潜力极限才能获得的“大能量包”拆散成若干个“小能量包”，不失为一种享受骑行、为生活充电的方式。

三

这两年，他骑行去过苏北，跟随报社组织的慰

问团去看望那些被资助的大学新生。他在自行车上绑了一个巨大的背囊，里面装满了给贫困学子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包括T恤、速干衣、笔记本和有意思的新书；他骑过田埂、沟渠与蛙鸣声声的湖岸，感觉自行车像一匹伶俐的骏马，可以载着他去江河湖海。他资助的学生走出低矮的瓦房，穿着赞助商提供的T恤，腼腆地与他打招呼。简陋的蚊帐、满院子结的豇豆与丝瓜，皱纹密布的奶奶执意要切西瓜招待他。那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却也有一部分像他的故乡，他从没忘记自己也是从一穷二白的种稻人家考上大学，从而改变命运的。

他也骑行去了苏南，看望他80多岁的小学老师。老师年迈后，辗转到儿女所在的城市生活，最终住进了离儿女家不远的养老院。平时，老师靠阅读、画画和打牌打发漫漫时光。当她某一天抬起头，忽然见到40年前的学生们穿着清一色的深蓝骑行服，出现在养老院时，她取下眼镜，擦拭着百感交集的泪水。

那一天，师生们把熟悉的红歌全部唱了一遍，歌声仿佛要掀开养老院的屋顶。当老师看到昔日的幼童已成长为中年人，而他们竟然能够打探到她所住的养老院，集体带着荷花、莲蓬、水蜜桃和杨梅酒来看望她时，她不免泪中带笑。这是她几十年执教生涯最动人心弦的回响吧！她没有被忘却，学生们都很康健，能骑行100多公里来看望她。她拥抱着他们，拍抚他们的背。老师在视频中向一些学生的孙辈开心挥手，神情中浮现出一个小学老师看到孩童成长时的那种欣喜。

在那一刻，他明明白白地看到老师眼中的泪水。一次意气风发的骑行就能让老师想起她的青春时代，也能让作为学生的他想到那段篝火燃烧、眼中有关的日子。这让他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能点燃热情的“小能量包”，若能通过骑行或其他方式用心搜集它们，为平淡的日常充电，一样能带给人启发、激励与安慰。

以梦为马， 跨越千山

人生一路，偶然驻足回看，所见当是珍贵。出生乡村，各类资源皆不富足，耐苦劳、肯成长的青年会拥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他们自以梦为马，跨越千山。

赵安之从童年、少年的乡村走出，于兰州大学完成学业；之后回归基层，开启一段村党支部书记的历程，完成《祁村奋斗》；后来又去兰州大学、中国社科院继续深造。

他的博士论文致谢《可怜无数山》讲述自己身为“小镇青年”的成长历程，点击量和转发量惊人，很多人评论“追梦人在闪光”“奋斗者的样子”。谈及文字动人的原因，他说：“这不只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我们都在奔跑的路上，都有不平凡的经历，都很了不起。我们不惧千山万重，不负岁月峥嵘，这是所有追梦人的满腔赤诚。”

这追梦的旅程似是出发已久，又似刚刚上路。过无数山，回首才知，山外有山，但这助他翻山越岭、看尽繁华的奇异力量，却早早便植于他心，培植者是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师长，是他的故土、他的母校。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均由多方力量集合书就，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朝着心中方向前进的执着和坚持。当风雨袭来，这就是助你走过一切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方能“任凭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诗酒趁年华，悲也从容，歌也从容”。

赵安，笔名赵安之，取“安之若素”之意，勉励自己怀平常之心、素履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担任第一书记、村支书，著有作品集《祁村奋斗》等。博士致谢《可怜无数山》发布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以最卑微的梦

文 | 赵安之

一

我是一个小镇青年，曲折辗转，不过只为谋生。不经意间写了一篇博士致谢《可怜无数山》，有幸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实属始料未及。谢谢你们让我感动不已，感恩人间有爱、人间值得。

隔着屏幕，很多朋友热泪盈眶，他们说从我身上看到了“追梦人在闪光”“奋斗者的样子”“卑微到尘埃里也要开出花朵”。我知道，这不只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我们都在奔跑的路上，都有不凡的经历，都很了不起。我们不惧千山万重，不负岁月峥嵘，这是所有追梦人的满腔赤诚。

二

每到毕业季，总会有人问：“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才能匹配才华、安放灵魂？”我自然给不出答案，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工作经历。

2012年，我阴差阳错地来到甘肃省镇原县的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当时的我还是一个

只有24岁的青涩少年，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社会，揣着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来到这个村庄，决心以青春奔赴万丈理想。

在那里，村干部每人一辆摩托车，经常要翻山越岭，还得不怕农户家里的狗。我因骑摩托车的技术欠佳，只好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来回20里山路。山区地广人稀，老百姓居住分散，加之那时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公共服务

极为欠缺。村里没有食堂和商店，早上从镇里出发前，要带够全天的干粮。有一次，我因为走得太远，后来脚力不济，没能在天黑前赶下山，一路靠捡山上的酸枣充饥，通过山羊的粪便和足迹辨明路径，最终才摸下山来。

然而，真正的困难并不止于这些表象。如何才能当好第一书记，有没有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模式呢？在当年的大学课堂



上，很少会开设诸如基层干部素养、村庄治理之类的课程。上任之前，我基本没有在书本上学到过相关的职业知识。另外，在我任职的村，团队成员不足20人，其中一名小组长读过高中，两名小组长当过兵，算是团队中除了我，文化程度最高的3个人了。在这些现实条件下，如何运用书本理论并结合本土实际来高效地推进工作，蹚出一条路来，供后来者参考？

3年任期里，我白天到村里开展工作，晚上查阅文献资料，工作之余共写下50多万字的日记，卸任时整理出版了论文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对“如何当好第一书记”这一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回答。后经《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报道，进入人们的视野。当年没有导师指导、没有项目资助，一个人、一支笔，不忘初心、不负岁月，每一个精疲力竭的夜晚都是烙印在少年心中的不朽痕迹。我在该书的前言中莽撞地写道：“如果说这是一场试验与奋斗，那么这本用激情和勇气写成的书将是铁血与峥嵘的见证。”

三

2015年卸任后，我重返校园学习法学和经济学。2018年

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这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系统地接受农业经济学专业的学术训练。读硕士、博士的7年时间，是对3年基层实践的全面反思。在导师张晓山先生的指导下，我发表了一些论文，多是对当年工作中遇到的精准扶贫、农村金融、农业保险、基层债务、村民自治、乡村司法等专题的提炼和升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要高擎“人文之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因此，作为最早一批下派的第一书记，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更好地回答10年前的那个问题：如何才能当好第一书记？我努力为更多到村任职的第一书记、基层干部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范式。最近，我正在着手写《祁村十年》，对这场以3年为周期的“蹲点式”田野实践、以7年为周期的“反刍式”追踪思考，进行总结。

过去的10年时间，我就干了这一件事。任凭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诗酒趁年华，悲也从容，歌也从容。

最近，很多网友问我：“假如时光倒流，会不会再去基层？”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渺小如我，庆幸曾经在乡村一线奋战，乘风踏浪，有梦，有锋

芒。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可能还会有别的收获，但一定不会是今天这番模样。

谁说站在光里才算英雄，谁说污泥满身不算英雄。在这临别之际，我要为亲爱的同学们送上毕业赠言：人生最重要的或许不仅是所在的位置，还应该是所朝的方向。只要心中有光，一生向阳，在广阔天地间，随着万物生长，哪怕今天我们一身雨雪风霜，不论将要去往何方，我们都将勇敢登场，朝着星辰大海的方向。

漫漫征程中，山再高，人为峰。只要我们不停下攀登的脚步，就会不断刷新人生的高度。在对的事情上，持之以恒地投入心血和精力，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速效，那么，慢就是快，小就是大，不确定就是最确信。同学们，愿我们舞步轻盈，在多年以后，都活成自己的传说，不闪耀，不退场。

不管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们都能竭尽所能地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哪怕是以最褴褛的衣衫，以最卑微的梦想。

最后，感谢母校，感恩师长，祝福同学们。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作为研究生代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2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可怜无数山

文 | 赵安之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到如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了。其间，我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工作，经历曲折，难以尽述。

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的打磨和风雨的雕琢，才能使你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要在一些重要节点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一
6岁前，我是超生的孩子，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出生的“黑户”。父母为了躲避处罚，就将年幼的我四处藏匿，使我陷于爱的贫困之中。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吹拂进这些沟壑峁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孩子们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乡卫生所，都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

一个新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还要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帮助。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是怎样挨过一个个酷暑严寒？是用怎样的土方子惊险地应对婴儿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爷爷和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昏暗的窑洞里，颤颤巍巍地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些画面，我都会忍不住泪水决堤。

在我3岁时，奶奶去世了，当



■ 赵安和农户到山下取水

时我还不能记事，记不得她的模样。之后，我被寄养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至6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地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在我7岁时，爷爷去世了，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经历的饥寒与孤独。尽管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二

6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转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上，我得以“大开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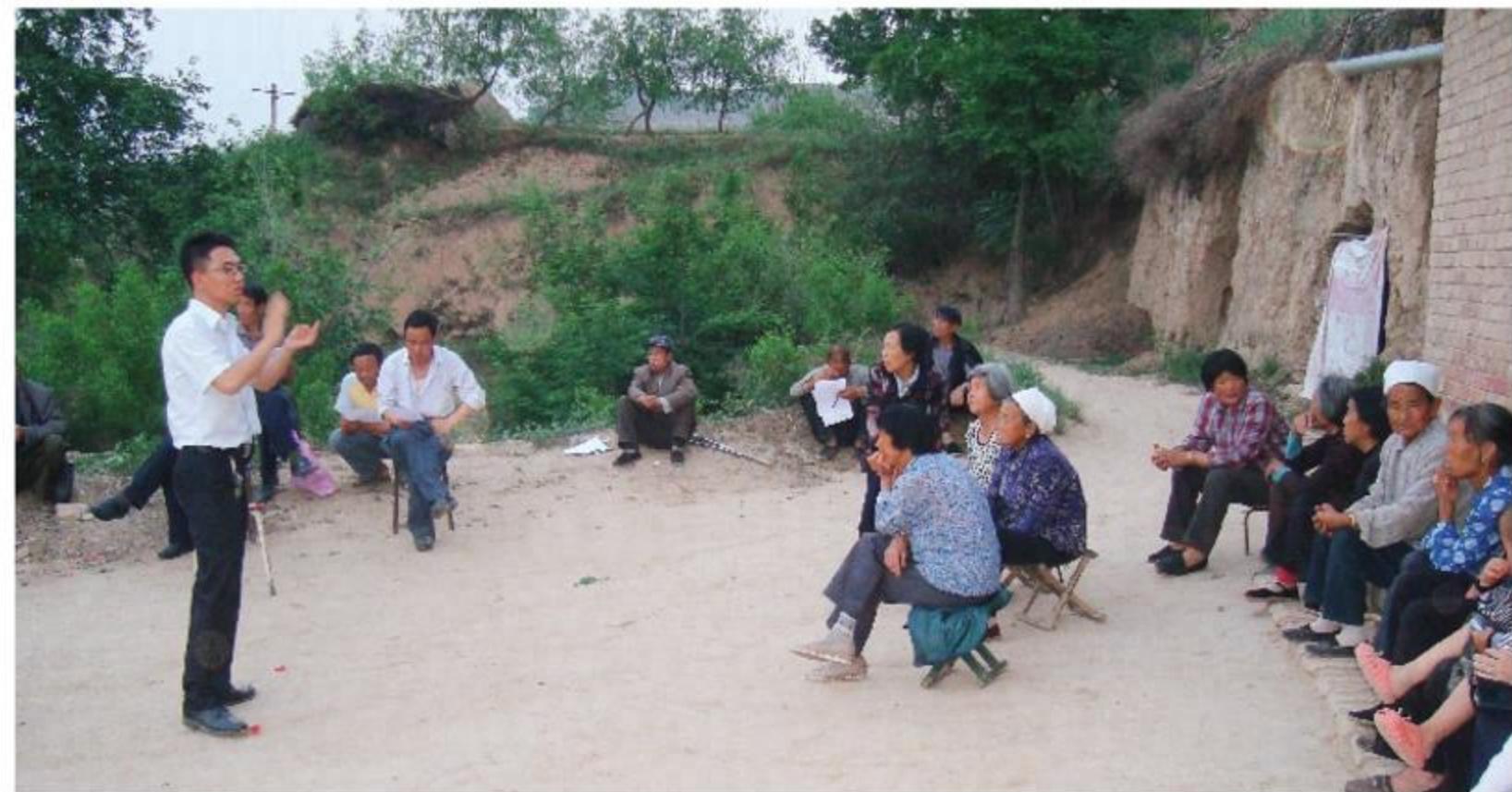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如今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于心、

不负韶华的求索，所能改变的依然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18岁告别乡镇后，我前往省会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都很费劲。进到楼宇里，因为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在黄河铁桥上时，看到滚滚长河向东而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感慨。

3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的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20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以至耗尽了他的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得既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的泪水都止不住奔涌。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转眼14年过去了，父亲坟头的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去祭祀，我都怕他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



■ 赵安为群众讲解政策

人间雪满头。”

三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于是南下广州打工。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来，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因做事勤谨，为人忠厚，组织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3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这个过程重塑了我对这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认识。

在3年任期里，我将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经济、政治和哲学知识，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

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处女作《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进入公众视野。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代。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着、壮怀激烈，感动得泪流满面。”

四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力，这是后

话。

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我拜在迟方旭教授门下。迟教授非常看重我，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极大的垂范。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

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我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得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还组织专家给我的研究把脉，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3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让我获得学位。

在我深陷低谷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书记坚定地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同时，他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亲自指导我。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我勉励，令我如坐春风，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我的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还逐章逐节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有幸得到

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论文，有幸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时，与任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他已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时，他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他为我指明了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学术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得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于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地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五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女儿，我和家人的身体都算康健。

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

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至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10年，她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女儿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是妻子满含泪水地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当时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

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的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扁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竭尽所能地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

无论是兰州兴隆山，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个窑洞一样，令我魂牵梦萦。我在梦里无数次跋涉了无限远，回到那里，见到了慈祥的爷爷奶奶和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在泉下含笑。◆

喜欢新衣服的妈妈

文 | 柴岗琦



妈妈爱美，但年轻时没那个经济条件去认真打扮。她说有一次干活挣了一块钱，就去市集买布，和好朋友各做了一件衬衣，激动了很久。那时的她20岁出头。

妈妈30多岁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稍微有了一些积蓄，她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买了一件呢子大衣。那是她人生拥有的第一件呢子大衣，花了123块钱。

大衣是人字呢质地的，灰黑色，妈妈回忆起那件大衣时总会加重语气强调：“是全毛的！”西式大翻领，两侧有插兜，略收腰身，衣长到小腿肚，领口那里绣着“上海第一XX厂”的标识，中间那两个字我忘了。

退休以后，妈妈搬到了我们小区，帮我们接送小孩。那件后来被我喊为“123”的呢子大衣她早已不穿了，但又舍不得扔。我很喜欢那种复古又温暖的调调，便说：“把‘123’传给我吧！”“123”呢子大衣便从妈妈的衣柜来到了我的衣柜。

我仅试过一回，穿上以后有

一种厚重的感觉，好像迎面吹来再大的风也不怕。后来我又因孩子上学搬了家，送了不少东西给买房子的人。过了两年，在家寻不到“123”，一想，坏了，应该是搁在旧家衣柜的最上面，也留给买房子的人了。可他们哪里会知道，那是妈妈人生中的第一件呢子大衣，哪里会知道它被我们叫作“123”呢！这么一想，我便觉得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沉默的“123”。

二

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妈妈很喜欢找裁缝做衣服。那时，街上裁缝店的生意都还不错，有的还拥有最新出版的、让人惊叹的时装书。常有人带一块布料站在裁缝店里，长久地翻着书选样式，裁缝则在一旁埋头“嗒嗒嗒”地踩缝纫机。有一回，我陪妈妈去裁缝店，她带了一块暗纹的毛料去做冬天的裙子。她从书上选了一个款式，仔仔细地交代师傅她想要的效果。师傅用那块毛料做出来一件西装

裙，正面看上去普通，但后面开衩的地方捏出许多竖褶，妈妈喜欢这种小小的别出心裁。在当时的小县城，妈妈只要走在街上，总会被陌生女孩热情地询问：“你这件衣服真好看，在哪儿买的？”“是在哪儿买的布，请哪位师傅做的啊？”妈妈既高兴，又有点儿矜持。

记得有一年的母亲节，我给她买了一件T恤。T恤是黑白细条纹的，很洋气，那时不多见。妈妈很喜欢，洗干净后将它放在五斗柜她的那一格抽屉的最上面，并叮嘱我：“要是有人问你是从哪儿买的，你可不要说啊。”她喜欢与众不同。

我是特别喜欢穿棉布衣服的人，每次买的新衣服总会被人当成是旧的，无人询问。但我就喜欢那种旧旧的、不突兀的安全感。可我给妈妈买衣服时就很大胆，因为妈妈有一种能驾驭各种类型衣服的自信气场。有一次快过年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在单位加班，忽然想到还没给妈妈买过的新衣服，赶紧冲到对面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件暗红色的、左肩绣着珠花的长款棉衣，兴冲冲地跑回去送礼物。正

忙着做饭的妈妈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总是乱花钱，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有一天，我下班后进入小区，忽然发现前面走着的是妈妈，她正在和邻居散步，我听到她说：“我的衣服都是我女儿买的……”

三

那么爱美的妈妈，现在已经70多岁了，得了慢性病，这两年忽然失去了穿好看衣服的兴致。去年整个冬天，她在家里就穿着我给她买的薄羽绒内胆，要是打算出门，就在外面加一件咖啡色格子的呢子外套。她说：“千万不要买新衣服了。现在最怕家里堆满厚衣服，一想到冬天过去了要洗那么多衣服，我就觉得很累。老了，干不动活了，就希望生活里的一切都简简单单的。”

穿过的确良、泡泡纱、府绸、丝绒、朱丽纹、重磅真丝、香云纱的妈妈，穿过呢子大衣、旗袍、一步裙、裙裤、脚蹬裤、甩裤的妈妈，曾经那么爱美、爱与众不同的妈妈，说现在只想穿简简单单的衣服，不再染头发，不再穿高跟鞋，只希望身体健康，不给孩子添麻烦。

前几天，带妈妈去看中医时，她穿着我给她新买的红色T恤和黑色束脚裤。束脚裤是那种凉丝丝的材质，她说穿着很舒服。“再买一条灰色的吧？不

贵，几十块钱，夏天正好一洗一换。”她急忙摆手：“不要买了，不要买了！家里衣柜里还有那么多衣服呢！”

老中医在里面忙着接诊，很多人围着他。我们在外面的长凳上等着，我坐在妈妈旁边，打开手机在网店下单。这时，她扭头喜滋滋地对我爸说：“看，非要再给我买一件新衣服！”

但那家网店迟迟没有发货，客服告诉我：“灰色束脚裤断货了，你申请退款吧。”我找到有同款的另一家店，又下单，客服第二天说：“现在灰色的那件短缺，如果想买，需要等，时间比较久，

你愿意等吗？”

我愿意等。我想象着，在阴雨的黄梅天气里，南方的一家工厂中有车辆运输来成匹的布料，有人把布料放到货架上，也有心灵手巧的师傅在用机器赶工……当然，这是我想象中的一切，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流程。我坐在回家的地铁上，看着那笔待发货的订单，陷入这样美好的想象，因为70多岁的妈妈现在很难轻易喜欢一件衣服了。



文一
一
不
戒

阳澄湖的大闸蟹



遇到一个清洁工。她笑着指向背后的小门，原来医务室入口就在通道旁。她帮我推开门，轻声说道：“你是新来的护士小姐吧！”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那会儿我压根儿没想到，霞姐会是在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人。

医务室配有医生和护士各一名，医生每个月都要去各个工

厂出差；医务室的上级EHS（职安卫，即负责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卫生管理等的部门）的办公室在车间里面，我们都是用电子邮件进行工作交接的，所以留守医务室的只有我一人。医生是哈尔滨人，姓孙，身材高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虽然看起来严肃，但其实很热心。出差前，孙医生叮嘱我：“你最需要注意的是药品。你是护士，没有处方权，你只能给他们开非处方药，每次开药要做好登记，病情、伤情严重的，一律叫他们去医院。”我点点头。“你出去的时候要记得锁门，这边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孙医生等霞姐打扫完卫生出去后，小声向我抱怨：“霞姐这人挺勤快的，就是爱占小便宜。她跟我说借厕所，我答应了她，她又带别人进来。她找我要创可贴，我看她可怜，每次都拿给她。她倒好，每天跑来要几个，她哪儿有那么多伤口！”

“孙医生是不是又去出差了？”这天，霞姐打扫完医务室，小心翼翼地问我。我点点头。

“孙医生看起来和气，但我还是看到她就怕。”她舒了一口气。“其实我看到孙医生也怕，就跟看到老师似的。”我附和道。她听了大笑起来，黑红的脸上闪过一丝淳朴。“护士小姐！”她扭扭捏捏地看着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创可贴？”她扬

那家公司的厂房有着统一的银白色金属外壳，看起来严丝合缝，我第一天上班时，根本找不到医务室入口，围着厂房绕了几圈，好不容易才在车间入口处

起手，我看到她右手食指那里有一道割伤。我先帮她的手指消毒，接着用纱布包好，又给了她一个创可贴。“沾水了就换。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叮嘱她。公司里所有的清洁工都是外包人员，从严格意义上说，她们并不能享受医务室的医疗服务。但像孙医生一边抱怨一边还是给霞姐创可贴一样，我也做不到不管不顾，毕竟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天职。

几天后，我抱着英汉医学词典正在电脑前工作，霞姐又来了，问我要几个创可贴，我瞟了一眼她的手，看到她手指上的伤口早已结痂。我没说话，拿了两个创可贴给她。后面她又来要过几次创可贴，我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还是给了她。

二

孙医生出差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档案，把员工的体检报告用英文登记到系统里，偶尔代表职安卫去行政楼开会。来医务室的员工，除了中暑的实习生，就只有几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工程师来量血压。每年最忙的是8月的员工体检，我要按工种给400多名工人安排体检项目。当我正忙得焦头烂额时，霞姐又来找我了，这次她要藿香正气液。我急于打发她，打开柜子拿了几支给她。她却没离开，支支吾吾

央求我，说想再拿点儿感冒药。我惦记着没完成的工作，心里烦躁，突然想起孙医生的话，懊恼自己脸皮薄，太好说话了，导致她顺杆爬。她见我不说话，连忙解释说感冒药是给另一个清洁工拿的，那个清洁工不敢进来，在外面等着呢。她转身跑出去，果然拉进来一个神情萎靡的清洁工。我叹了口气，问明情况后，给了那个清洁工3天的感冒药，并说：“如果病情不加重，这个药量应该够了。”

快要下班时，我把没弄完的体检资料装进袋子里，准备拿回家加班。霞姐跑过来道谢：“护士小姐，今天谢谢你了！她们不敢来医务室，每次都是我帮她们拿药。刚才她还跟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和气。”我这才知道，那些超出用量的创可贴都是她帮同事要的。“以后再有事情，你直接带她们来找我。”我说，“我知道她们怕花钱，头疼脑热都忍着，实在熬不住才去诊所看看。能够帮一下就帮一下。”“护士小姐，你真是个好人！”霞姐一脸感激，这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天，我刚吃完午饭，霞姐就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她后面跟着一个负责打扫车间的清洁工，那个清洁工捂着右手，血从手指缝滴下来，双手血红一片。

“护士小姐，你能不能帮她处理一下？”霞姐一脸忐忑地问。我

招呼那个清洁工坐下，戴上手套给她按压止血，伤口并不大，只是刚好划破了一条小动脉。我给她敷了一层云南白药，用纱布把手指包扎好。“你的手现在不能用力，不然还要出血，你最好请一天假。”我对那个清洁工说。

“请不了假的，请假就要扣钱。”霞姐在一旁解释。“你跟经理说这是工伤。”我说。“没用的。”霞姐说，“去找他，他还会骂我们一顿。”“你这两天得养养，要是伤口感染化脓了，还得去医院。”我仍然叮嘱。“那你就听护士小姐的话，她不会害你的，今天我帮你代班。”霞姐劝那个还想干活的清洁工，之后带着她一起离开了。没一会儿，霞姐又跑回来，拿着一块抹布开始擦玻璃门。我这才看见，玻璃门的不锈钢把手沾了一个血手印。我想再问她两句，她却已经不见人影了。她总是这样风风火火，嗓门大，做事也勤快，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三

那次之后，我和霞姐的关系亲近了许多。她来打扫卫生时，也会和我闲聊几句，她记下我的名字，改口叫我“李小姐”。我纠正她，说叫“李护士”就好，但她坚持叫“李小姐”，仿佛这样才可以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霞姐是江西人，个子很矮，身体粗壮，一头黑发束在脑后，

看起来有50多岁，但其实她才43岁。霞姐虽然只是小学文化水平，但口齿伶俐，说话毫不怯场。我问她怎么下决心跑这么远来打工。她说的是跟女儿出来的。之前她老公在福建的水泥厂打工，她在老家种田。现在女儿嫁人了，女儿和女婿都在萧山的工厂里做事，他们老两口也就跟着一起过来了。霞姐的女儿和我一样大，却已经当了妈妈，霞姐一开始过来就是为了照顾外孙的。我问他们住哪儿，她说住女儿家。

“我女儿很孝顺的，女婿也能吃苦。”霞姐说起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你们一家人都在上班，攒几年就能付新房子的首付了，比我还强些呢！”我笑着说。我这话是真心的，虽然我工资比她高，但花销大，基本没有存款；霞姐虽然挣得少，但她很节省，能攒下不少钱。他们一家子齐心协力，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付个小房子的首付并不是难事。霞姐听了很开心，脸上笑开了花儿。

医务室因为不值夜班，便在工厂分区域放置了8个急救箱，供工人们上夜班时处理突发情况——车间里时常飞溅金属屑，碘酒、棉签、创可贴、纱布消耗得很快，必须每周补充。进车间要穿长袖夹克衫、同款长裤和鞋头包了铁皮的工作鞋，戴安全帽，肩上挎着不锈钢的医药箱。这一套装备有几十斤，车间又大，加

上闷热的环境，我穿行在车间，只能走走停停。

这天，我又去车间补充急救箱的物资，霞姐正在装配车间外拖地。她看到我，放下拖把就跑过来，不顾我的推辞，抢着拎起医药箱。“这么远的路，你拎着多重啊！”她一边笑着说，一边把我送到车间出口。等到下午4点过后，太阳威力减弱，我去告示栏贴安全宣传的海报。这时霞姐已经下班，骑着自行车正要回家，她远远看见我，大喊一声：

“李小姐。”随即骑着车折了回来。“太阳这么大，你小心晒黑了。”她拿出车筐里的伞，撑开后遮在我的头顶。顶着周围好奇的目光，我脸都红了，她却十分固执，等我把海报贴好才离开。

霞姐热情起来实在让人受之有愧，但这样的真心我无法拒绝。中秋节时，公司发了月饼、花生油和大米。我不做饭，拿着也是浪费，就送给了霞姐。过完节，我回来上班，刚把电脑打开，霞姐就兴冲冲地提着一个小篓子走进来。“李小姐，这个给你。”我接过一看，是一篓螃蟹。

“我自己不做饭，拿着也没用啊！”我看着螃蟹欲哭无泪。

“在杭州，哪儿有中秋节不吃大闸蟹的？”霞姐说，“你拿回去，让房东帮着蒸一下，好歹尝尝味儿。”我确实没吃过大闸蟹。几十、上百元一只的大闸蟹，很是

金贵，还不见得能买到正宗的，本地同事讨论买螃蟹时，我从来不参与。

“你家里人多，还是你拿回家吃吧！”我也没为她做过什么，怎么能接受这篓螃蟹。“我们早就吃过了。李小姐，这不是我买的。”霞姐笑着说，“我女婿有个朋友在阳澄湖养大闸蟹，周末我们去他家玩，吃了不少螃蟹呢！这是我们在湖里捞的，没花钱。我专门给你带来的。”我推脱不了，只好收下。

晚上回去，室友看我提着螃蟹，打趣说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本地人的感觉了。篓子里总共有4只大闸蟹，个头儿很大，房东帮我们蒸熟后，我和室友一人分了两只。中秋节虽然已经过了，月亮还是很圆，挂在暗蓝色的夜幕中。因为漂泊在外，我早已没有过节的习惯，但那天晚上，我配着大闸蟹，喝了两盅花雕酒，伴着楼下的桂花香，体验了一次杭州人的中秋节。

后来我没有留在杭州，离开那家公司后，我再也没见过霞姐，但是吃螃蟹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她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像她这样勤劳的人应该不会过得差。他们一家人应该早就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是漂泊的浮萍，而是扎实地生了根，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文 | 孙君飞

多好的夏天

summer

想办法
把夏天涂成白色
有多白呢?
像茉莉那样白
像栀子那样白
像白兰花那样白

牙齿已经长齐的孩子
应该高兴
除非有人赢了我
拿我的冰激凌
喂他的猫

请问在睡觉前
你还听安徒生吗?
来不及做完一个梦
天就亮了
长长的一—长长的一—大热天
幸好有一百种水果
一百种甘甜
一个人就有一百种馋
一百种吃法

多好的季节啊
总是关门很晚的商店
总是甜得发黏的手指头
总是一出汗就得换的好看衣服
总是越过越想念好朋友的假期
总是越过越短、那么快就被秋天赶上的夏天





与狼对峙

文 | 肖 遥

< - >

桂珍小时候住的县城在一个山坳里，她每天上学时要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山顶，因为黄土高原的崖畔上，偶尔会蹲着狼。桂珍一直是学校里的短跑冠军，不仅仅是因腿脚快，还得益于她丰富的想象力。她每天一出门就会越走越快，走得越快，心里越慌，总觉得山上的狼已经发现了她，正在追来的途中。她不敢回头，总是在想，说不定狼就在身后，马上就碰到她的脚后跟了。每当这么一想，她便撒开腿，狂奔起来……就这样，因为每天被迫跟想象中的狼比赛跑步，桂珍练成了“飞毛腿”。

狼一般盘踞在山崖，偶尔下山。有一天，桂珍上学晚了点

儿，听见有人把她家窑洞的门敲得咚咚响，是山坡下面卖豆腐的老李。他问桂珍妈：“嫂子，桂珍今天上学了没？”她妈说：“还没嘞，这孩子今天磨磨蹭蹭的。”老李说：“没走就好！今天别去上学了，我刚才出摊，看见大槐树拐弯的地方蹲了只狼……”

狼是当年小孩子心里最大的恐惧。桂珍有个姨，婚后住在山下河对岸的东沟。姨和姨父都爱玩，也爱小孩，在他们还没孩子的时候，时不时就把桂珍带到自己家住一段时间。正月里，姨和姨父每天出去忙着举龙灯、耍狮子、踩高跷、耍社火，姨父出门时都会跟桂珍说：“你乖乖的，姨父回来给你买个烧鸡腿。”桂珍就坐在家门口跟隔壁的小勇玩。天快黑的时候，桂珍听见沟畔上

传来“哇”的一声，又有人喊了起来：“狼来啦！有狼！”桂珍和小勇吓得撒腿就往沟下面跑，跑到一家柴火房里，躲在柴火堆里发抖。

县城不大，听见闹狼，耍社火的人都跑回来了，远远地听见姨在外面扯着嗓子，撕心裂肺地喊：“珍——”夹杂着小勇妈的喊声隐隐传来，喊声里带着哭腔：

“勇——”两个小孩一动不动，看到柴火堆外面有人走动，他们才爬出来。闹狼的消息很快惊动了河对面的桂珍妈，桂珍妈要多快有多快地跑来了，正撞见人们围着桂珍和小勇议论纷纷，还有从山上才跑下来的姨。姨以为狼把桂珍叼走了，就往山上追狼去了。姨见了桂珍，又急又恼，又哭又笑。桂珍妈看到姨还穿着耍社火

的凤冠霞帔，冠子都跑丢了，一头的花儿颠得七零八落，就知道妹妹又贪玩儿了，差点儿让狼把孩子叼走，气得再不让姨把桂珍带到她家去了。

< 二 >

生顺家住在关中平原。夏天的夜晚，家家都睡在打麦场上。睡在打麦场边缘的一家人把孩子放在大人中间，半夜孩子哭了一声，应该是狼躲在床下，趁人们睡着了，想要伺机叼走孩子。结果狼刚探头，孩子就哭叫起来，惊醒了大人。这家人在附近转了转，查看了一下啥也没有，以为孩子在做梦，就又睡了。躲在床下的狼很有耐心，一直等，等到大人和孩子熟睡后，就悄悄地叼住孩子的脚，把孩子拉出来，等孩子的哭叫声把大人惊醒时，狼已经叼起了孩子的脚。它的动作很熟练，头一甩，把孩子往背上一背，跑远了。大家都被惊醒了，大叫着去撵狼。这边一喊，前面村子的人也加入了撵狼的队伍。中途时狼叼累了，松开口把孩子放在地上，准备换个地方叼。在狼换嘴的空当，前面村子敲锣、敲盆、举着火把的人已经赶来了，狼来不及叼起孩子，夺路而逃。大家都说这孩子命大，一旦被狼咬住脖子，就没命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了生顺的同学，经常给大家展示他脚上被狼咬过的伤疤。

第一次见到狼那年，生顺11岁，和6岁的弟弟在打麦场上碾麦子。他拿着耙子归拢散落在地上的麦子，弟弟用簸箕撮麦子。两人正干着活，一只狼就冒了出来。现在想来，应该是平时狼就在麦地里钻着，割了麦子后狼没处藏身，只能在外面游荡。狼就站在弟弟身后。对狼来说，6岁的孩子太大了，可这狼应该是饿极了，打量着弟弟，再看看生顺，那神情仿佛是在寻思，是不是能拼一下。生顺赶紧把弟弟拽到一边，举起耙子就打。狼没有恋战。

第二次与狼对峙是生顺和几个孩子去白鹿原上割草的时候。几个人往坡上爬，生顺脚下一滑，滚下了坡，他站起身时，眼前就蹲着一匹毛烘烘的狼。一起上坡的小伙伴也看见了，大声地喊：“狼！狼！”几个孩子边喊边往坡下溜，准备帮生顺跟狼干架。当他们跑下坡时，生顺已经爬上了一棵大槐树。狼见来的只是几个孩子，有的还很小，就没有走的意思，摆起了架势，毛都奓开了。生顺急了，忽然从树上跳下来，手里拿着镰刀。狼吃了一惊，往后一跳，消失在草丛中。

< 三 >

桂珍是我妈，生顺是我爸，这些都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妈在讲狼的故事时，我爸也要

讲，我妈就把电话扔给我爸，让他讲。我妈讲的时候，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转换成家乡话，因为家乡话更能让她身临其境地重温儿时的氛围。轮到我爸讲时，他一边剁着肉馅一边讲，像说相声一样节奏鲜明、铿锵有力，中途还专门切换成“醋溜”普通话，大概觉得用普通话讲才能使这些故事听起来更正式，让故事里那个勇斗恶狼的小英雄形象更加完美、高大。

狼的故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我小时候听过，我的孩子小时候也听过。老家来了亲戚或在家族聚会上，这些关于狼的故事又会出现。它们听起来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能够将气氛成功地点燃起来，至少能让孩子们睁大好奇的眼睛。

故事的主角——狼——肯定不会知道，它在一场爱情里起了作用。狼的话题使得上大学的父母有了说不完的话，他们在分享关于狼的故事时感同身受、心心相印。

小时候的我听这些故事时心情复杂，只觉刺激和害怕，却还想听，大约是明白恐惧不是我们独有的，父母小时候也会恐惧。于是，这些故事有了治愈作用，像一个个安全气囊，接住了我们的恐惧。

再年长些，听父母讲狼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不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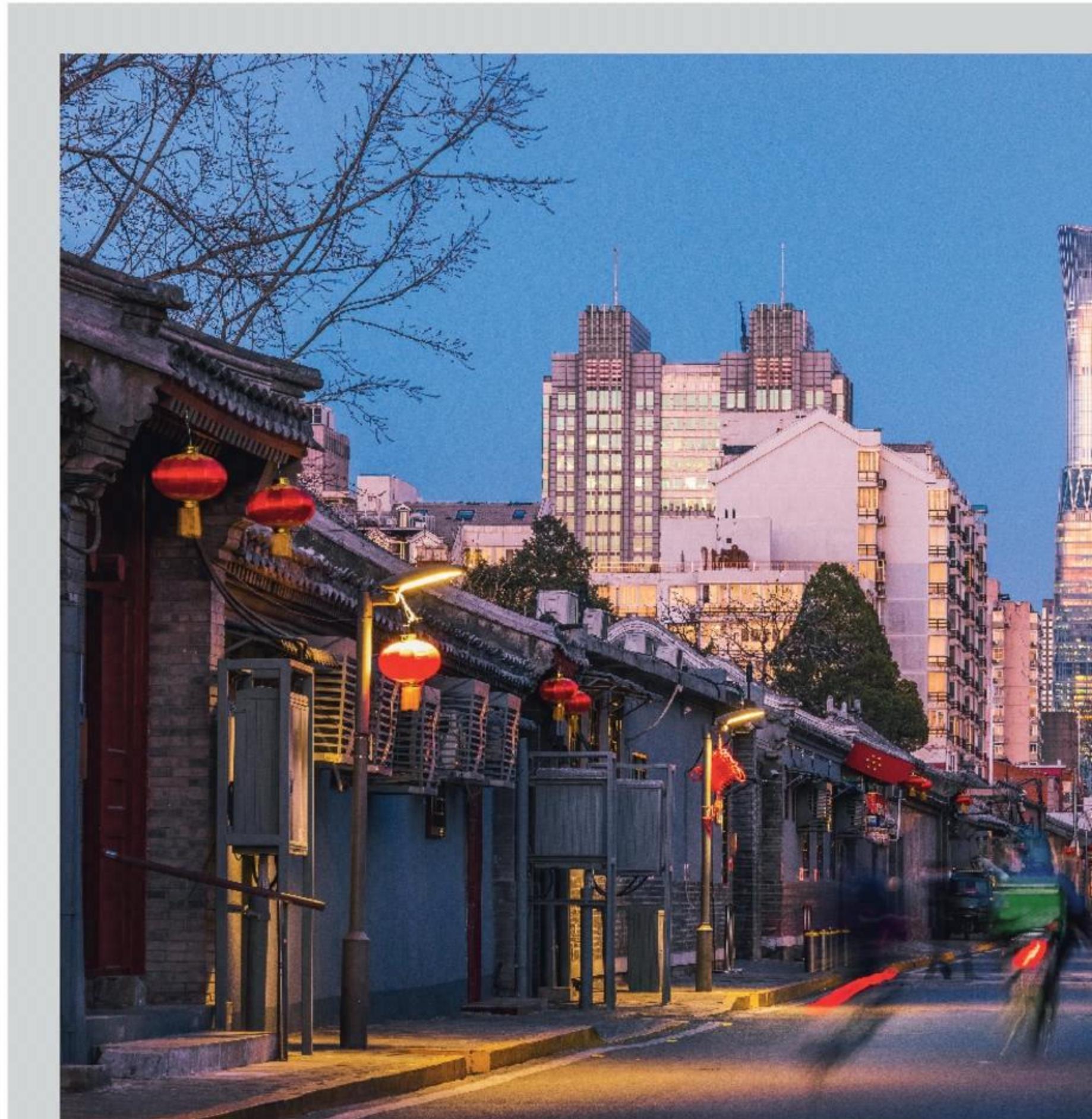
关于狼的故事，还是关于恐惧的哲学问题。人无论长到多大，都会有令其恐惧的事物：它们有时候很具象——心里没底的考试、不好说话的甲方、总是冷着脸的上司、闹情绪的爱人、翻脸的朋友；它们有时候很抽象——可能出现的财务危机、终将衰弱的身体；它们有时候是无形的，可能只是一条视频、一起事件，便会引发内心深处的恐惧。狼消失了，恐惧却永远不会消失，就如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老虎。在茫茫的大海上，倘若没有这只少年幻想出的老虎，少年是无法坚持抵达陆地的。激发出人的“洪荒之力”的，或许不是安逸，而是恐惧。就像《老人与海》里的巨鲸，老人之所以执着于与巨鲸进行缠斗和对峙，是因为他知道，生命的本能中都有背水一战的力量，也有在废墟上重生的能量，令老人痴迷的不是巨鲸，而是在巨鲸的激发下自己焕发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生顺从树上跳下来的那一刻，狼扭头就走，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狼是吃不了亏的，但不免会有损失。狼很聪明，面对有战斗力和意志力的人，它知道该绕着走。◆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过

文 | 安 宁

客

闲暇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四处游逛。

在有女孩子唱歌的咖啡馆，或者某个店里的角落，再或者去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头巷尾。我只是外地的过客，却觉得北京更适合像我这样路过的人。因为路过，所以有闲暇，可以安静地观察它所有的好，而不是像那些在北京每日挤公交车、地铁上班的白领，被它带领着高速行驶，疲劳奔走。于过客而言，北京的美



好或许于它的浮躁与喧哗。隔门观照，它就在去除了噪声的咖啡馆的外面，有了让人心动的、静寂的姿态。

去住处附近的八里庄南里小区，在一家几平方米的小店外，要了一份毛豆、一份花生、一份过桥米线，而后在室外有风的简易饭桌上，跟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对面吃着。男人50岁左右，喝一瓶啤酒，吃几瓣大蒜，就着一份米线，边看着行人，边闲适地

自斟自饮。我送给他一些毛豆，终于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提起小区的房价、陪读的父母、8岁时离开的湖南老家、年轻时奉献的公路事业、在我的老家山东度过的6年时光等。他讲述这些的时候，脸上有跋涉万水千山后的从容与平静，他是松弛的，是舒缓的，犹如一条溪水，历经百转千回后，在平原上缓慢流淌。他和路过的小贩、邻居或者熟人打着招呼，唠着家常，他是这个地处繁华北京的小区里的一个普通人，尚未退休，却已看过很多的风景，可以不必焦虑地一心行走，每日都像这样，在某个寻常的角落坐下来，品尝着粗茶淡饭，内心淡然。

饭后，我又去了十里堡北里小区散步。看到一家来北京打拼的外乡人，一家四口住在一间角落的平房里。桌椅就放在楼房圈起的小天井里，两个孩子在认真地摆着碗筷，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叽叽喳喳的，唤着爸爸妈妈。他们的饭菜也是简单的，几碗米饭和一大碗青菜。我一直觉得他们会吃得很香，在生活简单的时候，人的食欲反而会无比饱满，每一种食物都充满了诱惑，并结实地抚慰着饥饿的肠胃。

抬头看到树叶间闪烁的一小片让人感伤的夜空，想着今晚未曾出现的月亮会隐匿在哪一片

云朵后面。我想起曾经与朋友散步至此讨论过的猫猫狗狗，还有一个老人养的不知名的漂亮小鸟。谁家的孩子在小路上尖叫，风里飘荡着花朵的香气和油炸果子的富足味道。这是北京最平常的一个傍晚，老人们摇着蒲扇，说着琐碎的闲话。

我坐在连椅上安静地看着，觉得这样的时刻像极了侯孝贤电影里那种温情的长镜头。我喜欢这个时刻的北京，去除了繁华，像经过水洗一般，回归至日常的琐碎与静寂。它在这样的夜晚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只是过客的我。

许多年没有看到像今晚这样明亮、美好的月亮了，以至我将睡眠时间推迟至凌晨2点，只是为了抬头看它。在没有云朵遮掩的夜空里，它如一颗饱满的果实，是熟透了的，透着一点儿羞涩，等着那个懂它的人温柔地与它对视。我知道此刻的北京一定还有人推开窗户，注视着它缓缓地从窗前经过。许多人都已睡下，那个和我一样看月亮的人，他一定与我的灵魂离得最近。

如果窗外有一台摄像机多好，这样我就能看到那个陪我看月亮的人了，他的脸上有怎样的悲伤，关于这轮必将从夜空中逝去的月亮和即将结束的在北京读书的时光。



草蛉是一种常见的昆虫，虽然我很少见到它。

这样说看似矛盾，但我有证据。比如这个季节，蝈蝈和蛐蛐很多，傍晚离开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嘈杂，来到野外的草丛边，安静之后就会听到清脆而持续的蝈蝈声和蛐蛐声，可是让我捉几只给你看，恐怕很难。它们是隐身高手，而且身手敏捷，你不一定能看见它们，看见了也不一定能捉到。说它们数量多，是从它们演奏的交响乐来判断的。

但我还是见过草蛉的，它们翅膀宽大，翅脉清晰，翅长超过

身体，停在草上时像披着一件做工讲究的大氅。它们飞得慢，不太灵活，比豆娘、蜻蜓之类的昆虫差远了。但它们周身草绿色，落在草丛里，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湖水。我比较多地看到它们还是深秋时，在单位大楼的墙上。大概是天凉了，一部分贪玩的草蛉没有准备棉衣，慌里慌张地寻找过冬的地方，便出现在墙角或缝隙里。如果没有草丛或树叶的绿色作为背景，它们就更容易暴露在我的面前。

它们的卵也很常见，因为比较特殊，所以容易辨认。单个的

卵常产在狗尾巴草的穗上，成堆或成串的卵则产在蚜虫密集的地方。那天，我在一片合萌的秆上看到了很多卵，之后又在红小豆的秆上看到了，它们排成了很艺术的一排。

前几天我在纪录片中看到了草蛉产卵的画面，它竟然能轻易地完成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它准备产卵的时候会抱紧草秆，待产卵器分泌出黏液后，它黏在了草秆上，然后拉出细丝，再在细丝的顶端产一枚卵。卵是长圆形、淡绿色的。最了不起的是那根细线，像头发丝一样细，不会

被其他猎食者注意到。寻找食物的蚂蚁爬来爬去，也没有发现草蛉的卵。那根细丝大概被蚂蚁看成了植物茎秆上的纤毛吧，草蛉的这一巧妙做法可以帮助幼虫在幼小无助时躲过捕食者。我曾在托马斯·艾斯纳的《眷恋昆虫》中看到有的草蛉还会在那根丝线上滴毒液，以防万一。这就显得更了不起了。

以前我总认为昆虫没有哺乳动物高级，因为它们还没有进化出大脑，没有什么智慧。哺乳动物生下幼崽后会精心喂养，等幼崽能独立时才会放手，这样很稳妥。而昆虫，包括蜘蛛，它们大约靠概率取胜。产一窝卵就是几十只、几百只，能活下一对儿，就能保证种群的延续。所以它们一般产完卵就撒手不管了，一切交给自然，听天由命。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

今天看到草蛉的这排卵，简直太有艺术感了！由此我猜想，这只草蛉妈妈大概很安详，它顺着红小豆带着一点儿纤毛的秆移动，挪一段距离就产一个卵，不疾不徐，细致认真。细丝连着下面长圆形的卵，像极了五线谱上的符号。再往前看，红小豆的秆上柔嫩的尖端，布满了聚餐的蚜虫，那正是草蛉幼虫的美食。

草蛉妈妈为还没出生的子女考虑得这么周全，谱写的应该是母爱的乐章吧！



敦煌壁画中的 消暑妙招



三伏已至，酷暑袭来，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对于现代人来说，“消暑有三宝，空调、西瓜、Wi-Fi少不了”。然而，在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度过炎炎夏日的呢？聪明的古人自有妙招——

莫高窟第302窟
桔槔与水槽 隋

莫高窟第146窟
西壁 五代

第一招：洗头冲凉

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地下的井水也能让人透心凉。如何取水呢？聪明的古人想到了利用桔槔，从井中汲水。将打上来的井水倒进圆盆中，清清爽爽洗个头，再擦个身。热是什么？暂时和我没关系了。

第三招：隐在山林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用这句调侃的话形容古人的避暑方式再形象不过。暑热难耐，家中不可久居，于是踏进深山，寻一处清凉之地，观山青如黛，听流水潺潺，满眼除了绿色还是绿色，连呼吸都变得顺畅。



莫高窟第148窟
水中嬉戏 唐



莫高窟第217窟
山间行旅 唐

笑话

有一家新开的饭店，门口屏风上写了4个大字——客如云来。

晚上饭店打烊时，老板问服务员：“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服务员指了指屏风，回答道：“万里无云。”

大学时，某女生宿舍中有个女生特别胆小。

某天，其他室友要外出时，她询问能不能留个人陪她，说旁边有个会动的东西能让她有安全感。

于是，一个室友把风扇调成摇头模式后下楼了。

妈妈给女儿打电话说：“这几年我越发觉得自己老了，以前买的保养品都没啥用。”

女儿说：“我可以让您瞬间回到10年前。”

妈妈说：“10年前？怎么可能！”

女儿挂断电话后，又马上拨了过来，吞吞吐吐地说：“妈，我没钱了，给我点儿生活费吧。”

厨房的砂锅一直在“咕嘟咕嘟”地响，冒出奇异的香气。

突然，我看见女儿搬出小凳子，乖乖地坐在门口，左手拿着小碗，右手拿着勺子，满心期待。

我真不忍心告诉她，锅里熬的是中药。

段味

老师正在讲课，有个同学打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大喷嚏。

老师看着她说：“怎么了？对这个知识点过敏啊？”

学校开运动会，开幕式上有舞龙节目，舞得没有一点儿精神。表演完后校长发表讲话：“这‘贪吃蛇’节目很不错！”

所谓健康饮食，简单来说就是，你喜欢吃的少吃点儿，不喜欢吃的多吃点儿。

如果快乐太难，那我就祝你去年买的裤子今年还穿得上。

人类身体存在的漏洞：结痂会痒，痒了得挠，挠了又伤，伤完再结。

密码强度80% = 你有80%的概率会忘记密码。

神回复

杭州和南京，哪座城市的潜力大？
神回复：都包邮，好难选。

为什么有那么多父母期待让孩子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愿望？

神回复：因为动嘴比动手容易得多。

一句话暗示你放暑假了。

神回复：在家遭嫌，出门没钱，每天特闲。

辑 | 白 常



图 | onlyanose



母爱这件湿棉袄

文 | 童 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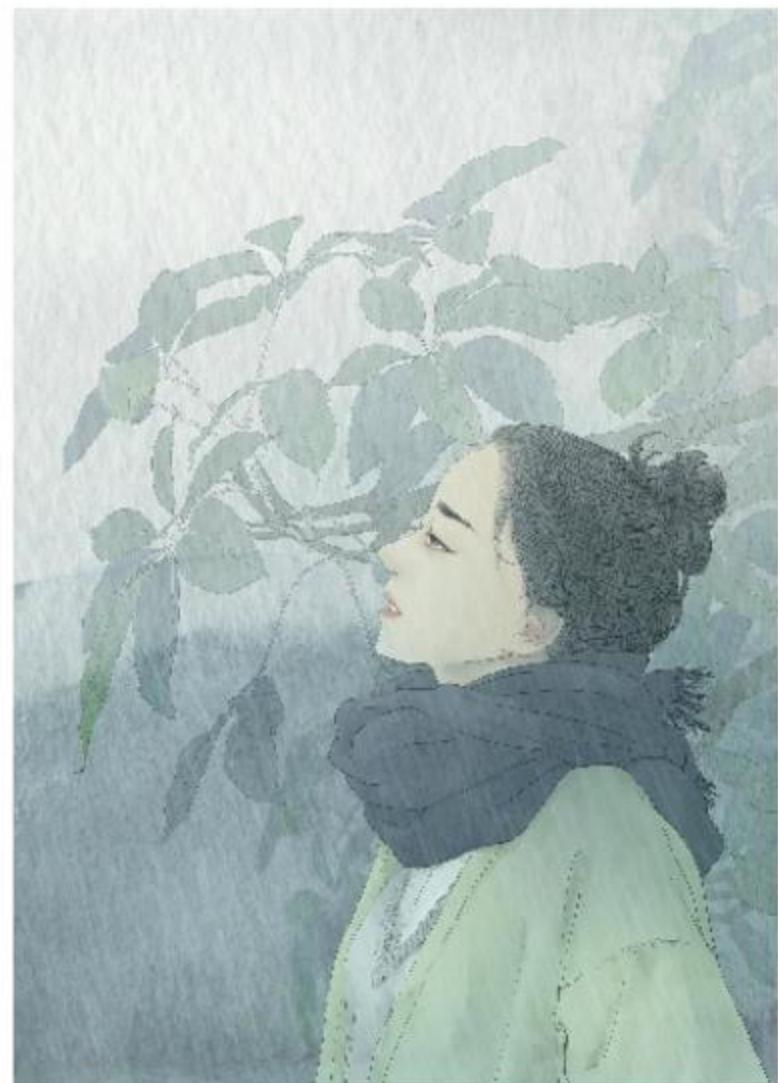
温静每次来咖啡馆都带着一大堆文件。我们夸她勤奋，她笑了笑，说机会来之不易，必须珍惜。

我妈40岁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好事是获得了高级教师的职称，坏事是和我爸离婚了。我爸收入一般，性格冷漠，无法为我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我只能跟着我妈生活。

我妈呢，业务能力是真的过硬，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先进教师，但性格也是真的强势。她一直担任班主任，照顾和管理40多个小孩。她常常得意地说，好多公司的总经理都没她管的人多。

她也会将强势的风格带到家里，有点儿令人窒息。

我不能锁上自己房间的门，因为她会随时进来看我在干什么。我想做什么事必须经过她的同意，否则就等着挨打。高一那年，我在杂志上看见一件很漂亮



的衬衫，就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布，找裁缝做了一件。被我妈发现后，她说是我整整两个小时。

年纪大了之后，我妈不再大声说我，但会用别的方式来实现她的想法。

我上大一时，寝室里每个人都买了一条牛仔短裙，大家开玩笑地说这是室服，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住一个屋的。我暑假回家也穿着这条短裙，我妈没完没

了地唠叨，说我的腿太粗了，得穿长裙，把腿遮住。我听了很苦恼。她又说，别人才不会告诉我真话呢，只有她这个当妈的才会实话实说。

毕业后，我在老家的一家公司当销售统计员，辛辛苦苦学了4年的法律知识一点儿没用上，干得算不上愉快，但我妈挺高兴的，她希望我好好在她眼皮子底下待着。

晚上8点30分是她规定的回家时间。我和同事们一起唱歌时，从晚上8点31分开始，她的“夺命连环call”就到了，每隔5分钟一个电话，直到我出现在她面前。

公司办10周年庆典，邀请了很多客户参加，我们销售部忙得不可开交，最晚一次加班到晚上10点多。我妈先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向她解释不是我一个人在干活，而是很多同事在一起干。她听不进去，认定这个时间我必须待在家里。我说：“不要

再打电话了，再打我也不接，你这是在干扰我的工作。”然而，等我下班走出公司大楼后，发现她正骑着自行车赶过来。

也许很多人会很感动，可怜天下父母心，但看到黑暗中她焦灼不安的身影的那一刻，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

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她也可以拥有属于她的精彩世界，大家没必要也不应该捆绑在一起。婴儿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的孩子却需要空间。当时我太年轻，对世界的认知模糊不清，与厌恶同时涌上心头的还有愧疚感——她是我妈，这么爱我、关心我，我怎么能厌恶她呢？

我妈没有业余爱好，只偶尔和几个老同事联系一下。她退休后，整颗心都放在了我身上，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我但凡有点儿头疼脑热，她就很紧张，甚至我喝水呛到了，她都会拖我去医院，特别夸张。我的工资不高，但和一起入职的外地同事相比，手头宽裕多了，因为我在家里的开销被我妈全包了，我的工资纯粹当作自己的零花钱。

我偶尔会跟同事抱怨我妈，但同事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她们背井离乡，不知道有多渴望亲情呢。我心里五味杂陈，母爱是

爱，也是重负，我背负着母爱步履蹒跚。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

二

有个学姐在北京工作，我特别爱看她的微信朋友圈，她没事就去看话剧，去极限运动公园攀岩，甚至去野外露营。有一次晚上11点多，她还在一家咖啡馆玩“狼人杀”。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生活，浪漫、刺激、有趣。

我对学姐说：“我不能独自出远门，不能迟一点儿回家，甚至不能换工作。只要有任何改变生活状态的想法，我妈就会在我面前唱苦情戏——失眠、痛风、高血压，让我千万别刺激她。”学姐大笑着问我：“这一生你就打算这么过吗？”我说：“我能怎么办啊？”她说：“先把自己解放出来，你离开了，你妈就会被迫找乐子，说不定还能谈恋爱呢。”我笑了，说她只要别天天盯着我，给我找个后爸也行。

学姐透露了一个信息——她所在的律所正在招聘助理，如果我感兴趣，她可以帮忙推荐一下。我当然想去，书上说，孩子从10岁左右开始形成自我意识，会希望拥有自己的空间，别人不得侵犯。我23岁了，却从不曾拥有自己的空间。

我不知道怎么对我妈开口，迟迟没有行动。学姐来催我，说面试了几个应届生都不错，他们快定下来了。我找出一枚硬币，让命运帮我做决定：如果是正面，我就去面试；如果是反面，我就老老实实陪着我妈。结果是反面。我原本打算只扔一次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是反面，我很不甘心，改为扔3次，如果3次中有两次是反面，我就认命。还好后两次都是正面。我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又充满了忐忑，不知道怎么才能离开家，更不知道远走高飞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我和学姐聊了这些想法，她听完哈哈大笑，认为我想得太多，她只是推荐一下而已，说不定老板压根儿看不上我。听了她的话，我更想去大城市锻炼锻炼了。她这种心态多好，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没事不瞎操心。她像一棵恣意生长的树，既享受阳光，也承受风雨；我却像一株长在温室里的植物。我也想成长为一个能干、坚强的人。

后来，公司老板和我进行了一次线上面试，最终决定录用我。我开心极了！

我非常喜欢法律专业，但老家的律所很少。学姐说他们律所的几个合伙人都办过大案子，在业内小有名气。我想，如果有机会跟着他们学东西，人生就太美

好了！

但一想到我妈，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在一个问答网站上说了一下我的情况，问大家我该怎么办。总共收获了20个回答，几乎每个回答都鼓励我勇敢地走出去。有人现身说法，说人与人的相处通常是“远香近臭”，离得远才想起对方的好，他离开父母后，他们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很多。我妈才50多岁，身体只有些小毛病，等她真的需要我照顾时，我再回来也不迟。

得到大家的支持，我的腰杆子硬了很多，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实在说服不了她，我就一走了之，毕竟工作一年了，我也攒了些钱。我当时的直觉是，如果这次走不成，这辈子就会一直活在母爱的羁绊中。

我妈听说我背着她连工作都找好了，当场大哭起来。她质问我，她哪一点对不起我，以至于我要扔下她不管。我说：“您很好，我只是想尝试独自生活。”她说她可以陪我去北京，但我认为她去了，我就不算独自生活了。

我们几天没说话，我找了我妈以前的一个同事来开导她。我妈最佩服这个阿姨的见识，这个阿姨把儿子送去加拿大，我觉得她懂得父母和子女分开生活的好处。她跟我妈说：“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年轻人应该出去经历风浪，总关在家里能有什么

出息？咱可不能当孩子的绊脚石。”后来她又给我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我妈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一些。

三

离别的那天，我妈送我去车站，检票入闸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她在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没敢停留，急匆匆地走了。上了火车，我打开手提包，看到她在里面塞了1万块钱，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了。母爱就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它能束缚人，也能温暖人。

到北京后，我很快进入状态。律所的工作正是我喜欢的，好多案子千头万绪，我自以为在大学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技能，但在实践中完全不够用，我得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提取有效信息。在这种环境中，我成长得特别快。

最初几个月，我妈每天都会给我发好多条微信，问我在干嘛，吃早饭了没，中午吃的什么，晚上几点睡。我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反正她不可能追到北京来，但我一有时间就和她分享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她知道我过得还行。只有我过得好，她才会好。

第一年春节回家，我给我妈买了一部新手机，还第一次给她做了顿饭。第二年春节，我接她

到北京过年，带她逛庙会，去三里屯看脱口秀，到老舍茶馆听相声。我妈感叹，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跑这么远，但这次发现这里确实不一样，什么新事物都有，资源可比老家多多了。

我妈喜欢古琴，年轻时就想学这个，不过那时太忙了，没时间学。她在我去北京时报了一个老年培训班，一周去上两次课，其余时间在家练琴。老师挺器重她的，让她当帮手。她认识了很多同学，过年的时候手机一直在响，都是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发的祝福信息。她把在北京拍的照片发给大家看，自豪地跟我说，班里只有她一个人在现场看过脱口秀，别的同学都是从电视上看的。

我很欣慰。

我一直盼着她能发展一些值得沉迷其中的兴趣爱好，从而让生活得到滋养。孩子不应该是父母的全部，父母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全部，感激、感动和愧疚这些情绪都太沉重了。有一天她离开我，我希望想起她时，我的心里满是喜悦，因为她的人生充实、自在，而我和她相处得轻松、愉快。

我最近在准备司法考试，如果有朝一日成为律师，我愿意把她接来北京同住，或者我回老家工作也行。我们是母女，终究还是要在一起的。◆

钟楼伴鼓楼，烟火映人间。

仇一凡是搞泥塑的，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发了“红本本”的民间艺术家。我们都叫他老仇。

对于“民间艺术家”这个称号，老仇有个人意见。在一次群艺馆的聚餐中，老仇喝多了，拉着邻座的我掰扯：“咦，艺术家就艺术家嘛，前面为啥非要加‘民间’呢？你是做记者的，懂得多，你说说这是咋回事？”

我说我也搞不懂。

他愤愤地自饮了一杯，继而哈哈大笑。络腮胡子，一嘴生动的白牙。

其实，老仇很看重自己民间艺术家的身份。但凡群众艺术馆有活动，他都会来，带着自己的泥人——用黄土捏的喂奶婆姨、撒尿尕娃……

老仇爱喝酒，醉了就手舞足蹈，旁若无人。那些群艺馆的民间艺术家见老仇醉酒就说“酒杯一端，驴笑马欢”。

有一年大家去韩国进行文化交流，带队的是群众艺术馆的王主任。王主任跟老仇“约法三章”：不准喝酒，不准喝酒，不准喝酒。

老仇捣蒜一般点头答应着：



“不喝，不喝，真不喝。”

在韩国一共10天，老仇真的滴酒未沾。大家又说：“只吃泡菜不喝酒，老仇酒胆狗叼走。”

老仇眼睛一瞪，说：“王主任说不喝，我就不喝嘛。”

二

我是知道仇一凡的故事的。中学毕业后，他去了西安郊区一个叫庞留的村子。有次农忙后，他回到城里逛，看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看完电影，他受到启发，回到村子搞了一堆稀泥。老乡以为他要盘热炕，结果他捏了一个泥人。

有人说老仇当时捏的是漂亮的女青年某某某，长辫子、花衫子，是他暗恋的女神；也有人说他捏的是村里的张老汉，因为他们经常去张老汉家吃柿子拌炒面，和张老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说法不一，无法求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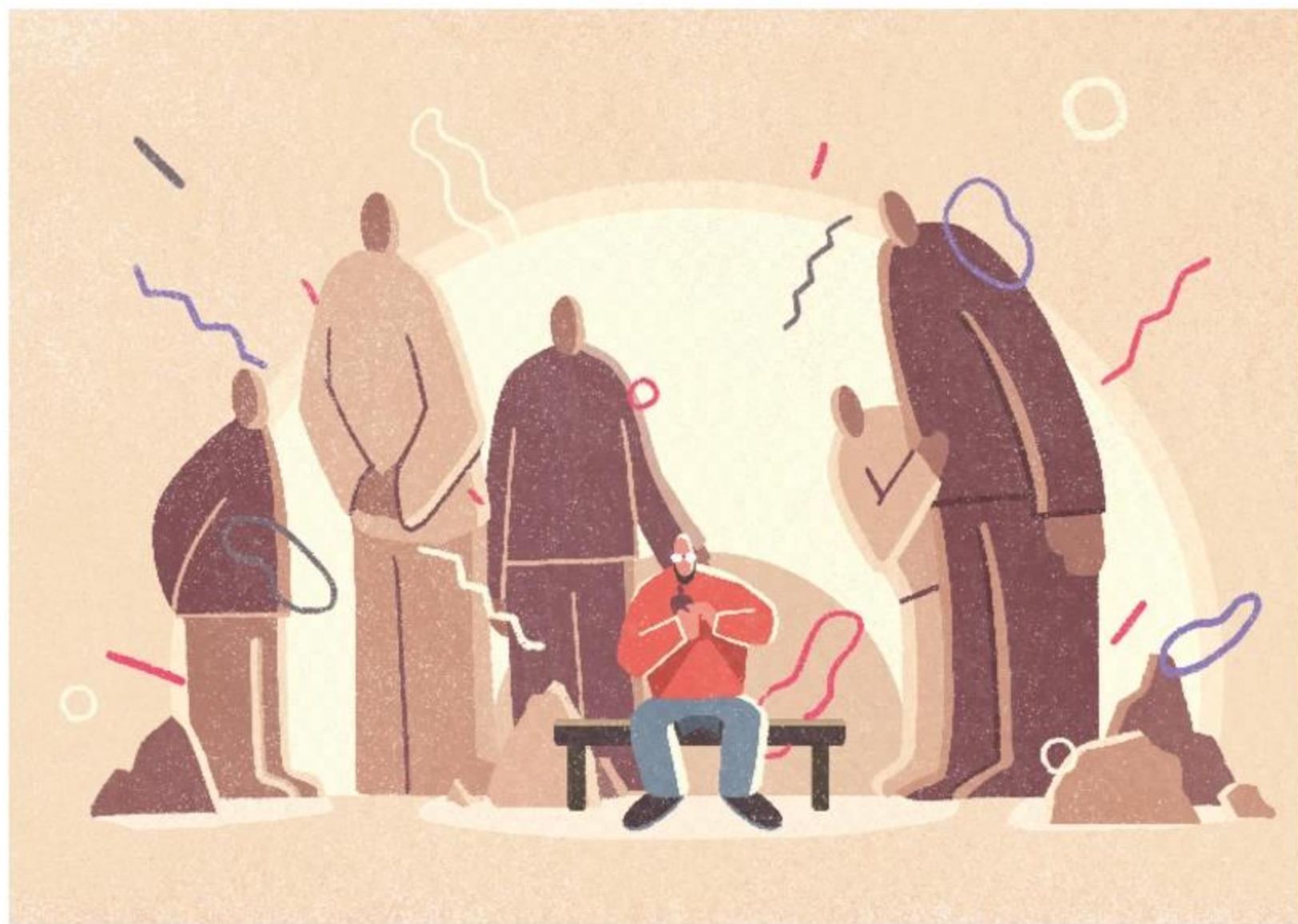
后来，仇一凡回城后进机械厂当了工人。结婚、有娃后，家里开销大了，厂子却不景气了，仇一凡就辞职了。他搞过装修，弄过门头设计，做过合金门窗，还卖过旅游纪念品……挣过钱也赔过钱，经过一番辛苦，也仅是混了个肚子圆。肚子里是啥？是西凤酒，是裤带面，是意难平，是心不甘。用咱陕西话说，老仇就是“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

没有挣上几个钱，胡子却白了。老仇心里烦躁，闲了总爱喝几口酒。媳妇不让喝，他就跑到楼下的花坛里挖点儿泥，捏泥娃娃。

捏啊，捏啊，捏出名气来了。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群众艺术馆的王主任打来的。

仇一凡听王主任说完，差点儿摔了电话：“亲娘啊，咱终于找到组织了！”

我总觉得老仇就像李逵，王主任就像宋江，群众艺术馆就像水泊梁山。你说李逵能不服宋江吗？



三

2009年夏天，群众艺术馆在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康王村做了一期“话说西安”大讲堂的活动，去的人很多。去这个活动能看热闹，还能吃到当地正宗的裤带面。

王主任去了，仇一凡自然也跟着去了。

那天会场气氛极好，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看热闹，比闹社火、逛庙会还热闹。有人拉了条长凳，撺掇着让人蹲上去表演老陕吃面。

众乡亲面皮薄，你推我，我推你，不好意思上去。最后，两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被推举出来，是老仇和老米。

老米是个大鼻子的德国人，中文名叫“米五斗”，热爱中国文

化，是陕西女婿。

就见凳子两头儿，一头儿蹲着仇一凡，一头儿蹲着米五斗，两个人端着大碗开整了。宽面长条，油泼辣子，筷子一提，能扯三尺。两人也不怯场，当着几百号人的面，呼噜呼噜地吃了个过瘾，那架势真是：碗一端，真舒坦，给个县长都不换！

那画面特别有民俗味儿，特别陕西，特别豪气。“关中八大怪”里的“三大怪”就在这里体现了：“面条像裤带”“油泼辣子能当菜”“板凳不坐蹲起来”。

当时，几十个摄影记者对准他俩咔嚓咔嚓一阵猛拍。后来照片发到网上火了，他俩成了老陕吃面的经典形象代表。

此后，那些照片还成了西安城一些面馆的海报。有认识他俩的人通风报信说：“你们的肖像权

被侵犯了，赶紧去维权吧。”

据说，这两个人真的就约好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维权去了。两人一进贴了他们照片的面馆，面馆就轰动了。面馆老板又是端面又是端面汤，又是舀辣子又是剥蒜，又是要签名又是要合影。吃了人家的嘴软，维权的事他俩也就不提了，反正吃了一个肚圆，皆大欢喜。

据说，老仇带着老米用“维权”的方式吃了西安十几家面馆的面，不是为了吃面，而是为了获得肯定、接受赞誉，那是一个“骨灰级”吃面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还有许多家面馆因为路远没来得及去呢。

后来又听人说，这两个人成了“吃面表演艺术家”。虽然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有次碰到他俩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米五斗笑而不语，仇一凡一脸得意。

老仇说：“有个活动，请我俩去主席台上吃面。我们坐，他们站。我们吃，他们看。”

然后，他比画了一下那个碗有多大——我觉得那是一个脸盆。

之后，他又比画在酒厂用多大的碗喝酒——我觉得那还是一个脸盆。

我一本正经地对老仇说：“这次你这个吃面表演艺术家的

前面是不用加‘民间’二字的。”

仇一凡露出了很享受的表情。

我说：“真的，看你吃面就是一种享受，气势昂扬，生龙活虎，和看陕北的安塞腰鼓感觉一样，带劲儿，壮美！”

这时候，仇一凡居然显出一种小姑娘的娇羞，歪着头，用细细的声音说：“如果我吃面吃出了一点点成绩的话，一切归功于我的泥塑创作。小杨，你想，我捏泥人，捏咱老陕，不能坐到屋子里想着捏啊，要从生活中观察啊。咋端碗，咋捏筷子，咋搅面，咋挑面，咋张口……咱老陕吃面都是有章法的，都是成体系的。老陕吃面不是光靠一张嘴，他吃面时心里欢喜啊，所以他的眉眼都是活的，他的鼻孔都在唱歌哩。观察不到位，就无法进行艺术上的夸张。不客气地说，在我的心里啊，装了100个、1000个吃面的老陕……”

他突然大嘴一咧，发出一阵大笑，吓我一跳。这老仇！

四

因为种种原因，从2012年起，我暂别了深爱的非遗圈子。此后，我和老仇倒是见过两次。

一次是他路过我们单位，他不上楼，也不下自行车，两腿撑着地，喊我下楼在路边闲聊几句。

他告诉我，他在忙着弄一个上百人的大型泥塑作品。

我知道，老仇憋着劲儿要搞一个传世的东西。

第二次相见是在大明宫小学。该校给老仇提供了一间空闲的教室作为工作室，他的大型泥塑作品就是在那儿完成的。

作品很震撼。黑压压一片泥人压到心上，让你想呐喊，让你想流泪。

我当着老仇的面狠狠地称赞他：“老仇啊老仇，你是真的艺术家！”

老仇谦虚道：“民间，民间！”

当天，看完泥塑，我、老仇和群众艺术馆的王主任等几个人一起吃饭。老仇照例喝醉了。

王主任那次没有拦着，说：“让老仇痛快一回吧。”

晚上，我和王主任把老仇送回去，架着他上了6楼的家。那是含光路上一个破旧的小区。他媳妇脸色难看，想骂老仇，但看在王主任的面子上忍住了，只叹了一口气。

对了，他家摆满了泥人，没有1000个，也有500个，像小型的兵马俑阵。

两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听非遗圈的朋友说，老仇生病住院了，瘦得厉害。本来约好了去看老仇的，我却因为忙碌迟迟没有实现。打电话问他病情，他说无碍。

我问：“泥人还能捏不？”

老仇嘻嘻哈哈地说了句怪话：“能，身上搓下二两泥就能捏。”

我笑了，又问他：“面还能吃不？”

老仇：“没辣子吃一碗，有辣子吃一盆。”

我：“酒呢？”

他不回答了，在电话那头儿笑。我猜他当时是想说“喝”，但是他媳妇在旁边，他就只好哈哈大笑。

约好等他出院了一起吃面，把米五斗也叫上。

2013年12月11日深夜，我收到一条短信，是用老仇的手机号发过来的：“尊敬的叔叔阿姨、亲朋好友：我是仇一凡的儿子仇龙，我的父亲因病离世……”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老仇享年59岁，铁塔一样的汉子说没就没了。

几天后，我在网上看到王主任写的悼念仇一凡的文章，配了几张图，其中就有一张是和米五斗一起吃面的。顿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去了老孙家泡馍馆。那里有老仇生前创作的一组表现老西安风情的大型泥塑作品。

你看，你看，真好啊，这群泥人里有你，有我，也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吃面表演艺术家老仇……

图 | 令山一只



搬家记： 世上无难事，只要舍得扔

文 | 林特特

几天前，我干了一件大事——搬家。我花了5天时间打包，用一整天搬，又花了5天收拾，共用11天，让我筋疲力尽，感慨万千。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搬家。结婚前，我在北京租过两次房。结婚后，我搬到五环外；过了几年又搬进五环内，在同一个小区，我折腾过两次。2018年，因为家人工作的缘故，全家搬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又因为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关系，5年搬了3次，这次便是第3次。

说起搬家，我比不少人有经验。

从流程上来说，若是从租的房中搬家，搬家前，要先和房东打好招呼，去物业开具出门条。搬家时，要提前约好搬家公司，写好大件家具和电器的清单，大致商量好价钱，搬时视情况再酌情加价。若没有这一步，那么等待你的可能就是漫天要价、坐地加价。

从工作量来说，收拾、打包是前期最艰巨的任务。孔夫子搬家——净是书，书是最重的。我有一条搬家守则：书绝对不能放在大号纸箱或编织袋中。因为即便是专业的搬家工人，也不好搬一整箱或一整袋的书。非要搬，只能是在地上拖，那么恭喜你，很快

你的书便会和地面“脸贴脸”了。

因此，我要么用24瓶装矿泉水的包装箱或同样大小的纸箱装书，要么用编织绳将每20多本书打包成一捆。我曾在书店实习过半年，捆书是实习结束时考核的一项内容，事隔多年，我的基本功还在。每当我熟练地打好结时，我便是最专业、最专注的，我仿佛回到了书店，还是那个24岁元气满满、神气活现的自己。

所有的箱子都要用记号笔标注号码，做好文档，标记清楚几号到几号箱子属于哪个房间，每个号码的箱子里都装着什么东西。这样做既方便工人按对应房间卸货，也方便之后的归类和整理，还能防止在搬家过程中有遗漏。文档最好是能线上共享的，可以转发给家人以便及时同步，减少他们在找东西时的询问。

分工自然是必要的。我有一个得力的家政阿姨，我也曾专门雇过几个钟点工协助我。我还用过一站式服务的搬家公司，在旧家拍照、打包、运送，以原有家中的摆放位置将所有东西复制在新家中，这样很便捷，但不适用于户型差距太大和距离太近的搬家。若户型差距太大，还是需要操心；若距离太近，一站式服务通

常贵一些，不太划算。

即便是一站式服务，一家人仍然需要分工，谁盯着搬东西，谁押车，谁看着卸货，谁安排东西放在哪里……事前不分配好，事中一定慌乱，事后必有麻烦。

搬是动词，家是名词，令我筋疲力尽的是动词，令我感慨万千的是名词。我究竟需要多大的家？我的家需要多少东西？我的过去、现在、未来有多少需要留在身边、留在此刻？我在收纳时不断问自己，我放不下什么？我的家能放下什么？

举个例子，我有许多没拆过吊牌或只穿过一两次的衣服。它们大多是我一时冲动买的，冲动过后觉得并不适合，又舍不得扔，总觉得说不定有一天就用上了。事实证明，从未。

还有一支去年“双十一”入手的自动烫睫毛的电夹子，因为没掌握要领，我试过一次，没成功后，便扔在那儿了。虽然我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与它相关的场景，但终究还是闲置了。

以上是刚入手就被打进冷宫的物品，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生活中确实用得上，但备份太多、功能重合、款式相似，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

接着拿衣物说事儿。两件红色羽绒服，从剪裁到长度无一不同，只是颜色略有差别，一件是正红色的，一件是玫红色的；4件

风衣都是双排扣、带腰带的，但它们长短不同，有过膝的，也有在膝盖以上的。我会觉得每个季节都很短暂，连衣裙、大衣、凉鞋、靴子都不能一一亮相。

与此同时，我还有两副象棋、3副围棋、4张世界地图、5张中国地图。在认真收拾它们时，我开始思考，棋需要用多久才会损坏？家里放两张地图不够吗？

至于一些电器和电子产品，我总会添置升级版的，保存淘汰版的。于是，我拥有两台豆浆机，3个高压锅，4个热水壶，两台台式电脑，3个平板电脑和4台笔记本电脑。令我惊讶的是全家人5年内的旧手机居然都在，我还收了满满一箱子与它们相关联的数据线、适配器和插头。可是，为什么要收拾呢？

过时的不只是电器，还有用过的资料、孩子玩过的玩具、闲置的乐器、某次出游在小摊上买的纪念品、前单位发的一个摆件……过去的这些年，我旅游过几十次，跳槽过四五次，这些小物件当然没有被全部保存，但剩下的这些通通摆在那里，等我开始收拾东西时，壮观如一支队伍。

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我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立了规矩：日后，若想把东西带回家，只有缺一件才能补一件，扔一件才能添一件。除了值钱的东西，所有功能相似的只留一件；3年内没有使

用过且不值得一辈子纪念的都可以丢掉、卖掉、送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值得一辈子纪念的？

一次会议？一场旅游？一段经历？荣誉象征？

能不能合并同类项？能不能只留下实用的？

重要的奖杯、奖牌、礼物、信件和证件一定要保存好，其他的可以用照片、音频或视频等不占用空间的方式留存。

于是，我只留下了一本学过的教材，当作旧日纪念。

各种纪念性摆件也只留下4件。我将过去的日记封了箱，决定以后用电脑记录。

在我考量什么值得纪念和留下时，肉体在搬家，精神亦如是。

我和前同事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展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全套工作服——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和领带。在那家公司，我们有特别不愉快的记忆，很长一段时间，我留着这套工作服，希望借此铭记伤痛，奋发图强。

“你还留着！”前同事惊呼。
我说：“今天搬家，扔了。”

“你终于放下往日恩怨了？”前同事笑着说。

“不，是我家放不下了。”我答道。

世上无难事，只要舍得扔，每经历一次搬家，就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将过往消化。◆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有一回，我写山里的月亮时写到了萤火虫：“一伸手就能抓几只，顺手从栅栏上摘一朵瓜花，将萤火虫放进去；再捉，再放进去。一朵瓜花亮起来了，呈橘黄色，甚至能看清上面的脉络。瓜的叶茎中间是空的，折一截叶茎，再放进去几只萤火虫，过一会儿便莹莹地亮了，像是一根小灯管。”

这段话不想惹得一位朋友落泪，她说起了她的初恋。20世纪80年代，她上大学后恋爱了。她从未见过萤火虫，那个男生捉了十几只放进罐头瓶里，坐一天两夜的火车，拿给她看。在点点亮光中，他们接吻了，像是给感情加上烙印一般。只是，最后还是劳燕分飞了。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的信息，只是没了联系。她出差去他所在的城市，站在一棵树下看他走了过来，本想走上前去叫他的名字，却还是默默地

转身离开了。后来，她刚退休不久，辗转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之前是天各一方，如今却天人永隔了。

这真让人怅然。她说，从那之后，除了在书上或屏幕上，她再也没有见过萤火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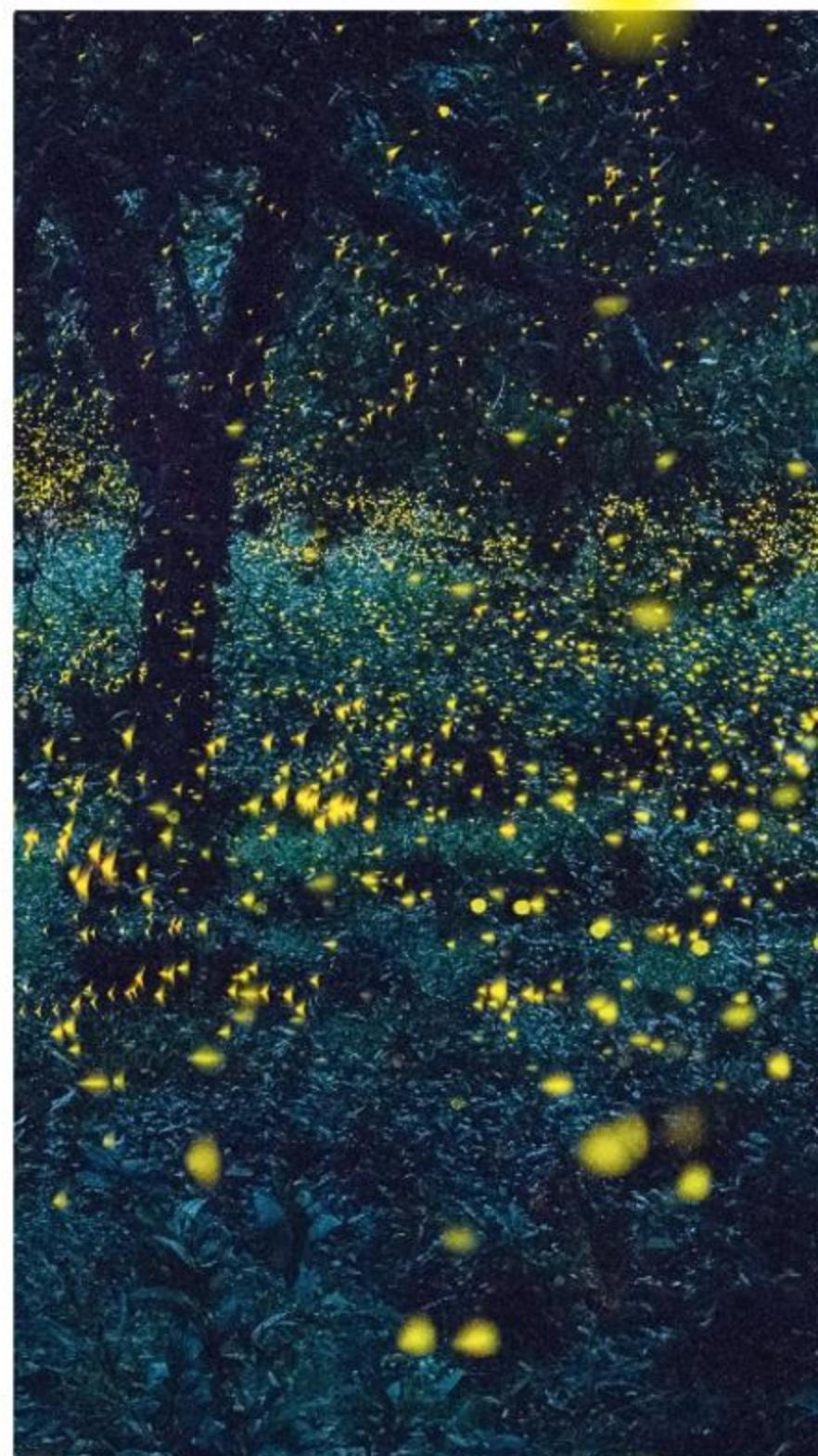
捉萤火虫好像是我童年发生的事情，我们习惯将萤火虫叫“亮花虫”。当一只亮花虫飞过来时，阴坡和阳坡上的孩子们像是约好了似的，都喊了起来：“亮花虫，到我家，我家有个大西瓜。随你吃，随你拿，拿回去，接你娃。”就那么喊着喊着，一群亮花虫便从四处飞了过来。

我们捉了萤火虫，会放在橘黄的像灯笼的瓜花里，或是放进瓜茎里。有些顽皮的孩子会把萤火虫放在头顶上，假装怪物。那种光有一点儿蓝，更多是草绿色的，持续不了多久就黯然失色了。

好多年前，看到法布尔写萤火虫的话：“其光色白，安静，柔软，觉得仿佛是从满月落下来的一点儿火花。可是这虽然鲜明，照明力却颇微弱。假如拿着一个萤火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动，黑暗中看得出一个个

文—南在南方

萤火虫



微信扫码
电子版刊物
写作加油站
人文通识课
读者活动社

字母，或者整个字——假如这并不太长，除了这狭小的地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样的灯光会使得读者失掉耐性的。”

后来，我看了《枕草子》中说的夏夜：“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了，就是在暗夜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只发出点点微光，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有意思。”

淡淡的心绪萦怀，不肯多一枝一蔓。

法布尔说萤火虫还是卵时就在发光；长大后发光，是为求偶，也是为捕食。萤火虫最喜欢呼朋引类吃蜗牛，这样的盛宴，

我至今没有见过。

集萤映雪是个典故，一向是刻苦读书的好例子。集萤说的是车胤，映雪说的是孙康，他们借萤火虫之光、雪光读书，有点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不如刻苦读书的匡衡凿壁借光来得实在。

我很久没有见过萤火虫了，据说在故乡的夏夜，它们依然飞着，只是没有小孩儿去捉它们了。在寂寂的月色里，它们飞来飞去，为自己照亮前行的道路。

后来，那位朋友问我，去哪里可以看到萤火虫。我想了好一会儿说：“不知道。”我原本想说我老家就有萤火虫，却底气不足。因为老家只剩下几间老

房，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得和人一样高了，也不知道如今还能不能看到萤火虫。

这位朋友说，她一直记得那几只萤火虫慢慢地飞走了，看不到了。她和他打开手电筒，想在空中找到它们。那是两支刚刚装上新电池的手电筒，那两柱光是那么清新、那么温柔，交叉着射向夜空……

我说：“那些光不会消失，它们正在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前进。”许久后，她回答道：

“谢谢你，这是一种安慰。那些流不到海的河川，会继续和哪些星星交谈呢？”

这一句话胜过无数言语。◆



“社交女王”的朴素心愿

文 | 谢鹤醒

最近两年，我越来越抗拒和我妈一起出门。说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她是“社牛”，而“社恐”的我经常搞不清状况：她在干什么？她又碰见熟人了？

像“给隔壁加班晚归的小伙子送饺子”“建议小区门口卖鸡蛋饼的夫妻增添品种，拓宽销路”“帮小区对面理发店老板的小孩介绍幼儿园”等，都不过是她的常规操作。可能是近几年我没和她住在一起的原因，偶尔回家，令我震惊的是，她好像认识方圆几里内所有的人。

比如，我陪她去买菜，从迈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会先和电梯里遇到的邻居打招呼；到楼下碰到保洁阿姨，她一定要反映一些诸如“楼梯间又有人扔垃圾了”“谁家的狗又在电梯里撒尿了”之类的问题；路过物业办公室，也不忘敦促物业换掉楼道里坏掉的感应灯……终于走到小区门口了，我以为可以喘口气了，谁



知道真正的社交才刚刚拉开序幕——

菜鸟驿站的小哥、早点铺的夫妻、市场里几乎所有摊位的摊主……她统统能搭上话，而且他们所聊的是那种自然而然的、连续剧般的话题。我走到一旁，将脸躲在口罩里，刷着手机，希望这次买菜活动尽快结束。

我住的房子有一个大露台，

她经常过来摆弄花草，等我发现时，她已经和物业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了。说来惭愧，我虽在这儿住了大半年，但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倒比我更像业主。每次物业的工作人员都会迎上来说：

“刘老师，上次你想要的土，我给您留着了！”“刘老师，咱这边又找到一个花盆，你需要吗？”

她像是得到什么宝贝似的

给我展示这个巨大的花盆。我眼见窗外的露台变得越来越像混搭风的植物园，一时间无言以对。她还要补一句：“我把厨房里的桃子给物业的工作人员分了几个，他们很高兴。”

在我眼里，她配得上“社交女王”的名号，我爸对她的吐槽则更接地气——像片儿警。因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几乎从不进行无效社交——风风火火的她是没有工夫谝闲传（方言：指闲聊）的。她若与人交流，必定会带来一些新消息、新动态。这也得益于她的亲和力和丰富的“人脉”，总能打破年龄、职业的限制，而那些在别人看来焦头烂额的问题，她总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好。

可是，人家片儿警恪尽职守是为了服务大众，实现自我价值，她一个退休教师图什么？不厌其烦地为求助者解答问题，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难道只是因为闲得慌吗？

二

她的自来熟和热心肠，一度发展到让我和爸爸匪夷所思的程度。

有一次，她去附近的干洗店洗衣服，在聊天中，老板娘得知她从事教育行业，便提及自己的女儿刚刚硕士毕业，考了英语学科的教师资格证，还没找到工作。

人家随口一说，我妈却听进去了，当即开始滔滔不绝地进行诸如“年轻人就业不易”“英语教师招考竞争激烈”“最好先找学校应聘，然后同步准备考试”等一系列的科普。

后来，干洗店老板娘的女儿听了我妈的建议，先找了一份应聘的工作，包吃包住，不耽误她继续参加招教考试。

我妈知道这件事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开始尝试走近她、重新了解她。渐渐地，我发现她之所以能从外界“收获颇丰”，是因为她是先付出的那个人。

今年年初，我担心车一直停在小区对面的停车场，长期不用会打不着火。我妈完全不慌，打了个电话，拜托管理员师傅帮我遛车。师傅非常认真负责，送还车钥匙时还说他闲着没事，顺便帮我把车洗了。

我知道，这一定是因为我妈总会随手送点儿东西给管理员师傅，偶尔还给师傅的小孙女辅导一下作业……她平时不经意间积攒的善意，总在关键时刻得到回馈。

她永远尊重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和接触到的任何群体都能和谐相处，尤其关心年轻一代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刻准备着用实际行动播撒她的能量。

我好像终于明白，退休后的她为何过得愈加生动、热烈了。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职业驱使——搞了半辈子教育、当了十几年校长的她，即使退休，也没有失去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大爱与初心。

三

最近一次和我妈上街，她又顺手帮助了一个手忙脚乱的年轻妈妈。对方一直停不好电动车，后座上睡着的小孩已经倾斜。我妈一个箭步冲上前护住小孩，将车子扳回平衡状态。年轻的妈妈连声道谢，她摆着手说：“下次无论如何先顾孩子。”

她总是这样，很有决断，且身体力行，“职业病”也同时发作——结尾一定要进行简短有力的说教才圆满。

我终于忍不住“调侃”她：“您总是看到啥管啥，总是替别人操心，是为了满足一点儿内心的成就感和被需要感吗？或者说，您想要影响更多的人，为建设和谐社会尽一份力？”

她缄默片刻，之后好像在回答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关心、帮助别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过是希望将来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有好心人搭把手。”

原来“社交女王”的心愿如此朴素、浪漫。她深信她付出的温柔，终会得到回应。◆



一
我第一次跟着这个姓陈的男人回这个小山窝时，飞蓬草正举着成千上万朵白色的小花，熙熙攘攘地与扛着红色穗子的冬茅一起拥挤在道路两边，极为浩荡。

它们在打量我，我似乎听见了它们在小声地讨论。它们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跟着这个男人来这个小山窝，毕竟这里太过清

冷。这件令它们震惊的事，它们需要时间了解并接受。

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山窝中，多数人都已搬往城里或者去外乡打工了，如今只有老弱病残与几个返乡创业或有小手艺的人，除了鸡鸣狗吠，日常清寂得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俩。只有在太阳爬出来、霞光四射、吵吵嚷嚷的红色云朵布满这个山窝上方半个天空时，才显得热闹些。

在这里的第一个清晨是一

群眉目斑斓的鸟把我唤醒的，它们把窗户敲得咚咚响。我坐起来看向窗台，它们正敲着窗，急切地想要进入屋子。我猜想它们是喜欢我的，我为它们喜欢我而冥思苦想该如何投桃报李。

早早起来的他，推门而进。

我叫道：“竹鸡！它们居然想要进来！”

他笑道：“那哪儿是竹鸡，那是土画眉。它们看见窗户玻璃里的自己，以为是同伴，所以往前冲呢。”

二

他说带我看一样东西，确信我会喜欢。

这是自我到这个小山窝以来他带我看的第一件事物——他的日出。他像炫耀自家的鱼塘和屋后的柿子树一样，炫耀着这一景象。这霞光万道的日出果然让这个小山窝变得与众不同了。

我疑心这日出是他自己打造的，我总觉得他是个万能的人。他能将一个小山窝打造成别具一格的世界，对此我深信不疑。

他真的很有能力，他独自一人统率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房子、鱼塘、菜园子、花草树木……还有一群鸡鸭猫狗。这些成员让这个家充满了浓烈的烟火气，这种烟火气都是他一手打造的。

他家菜园子里有各种自己种植的蔬菜。做饭前，他领着我去

菜园子摘菜。在乡间小路上，他提着自己编织的菜篮子不紧不慢地走着，菜篮子里盛着一些辣椒、茄子、青菜和瓜果，这是丰盛的一餐。看着他提菜篮子的背影，想到将来我和他的朝朝暮暮、柴米油盐，我有一瞬间的失神。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在他的唇边竖起食指，“嘘”了一声。我便停下来，我们都没说话，画面定格。我知道他将要带我看另一件事物，要完成这个过程，我们不宜说话。

这一次是一对竹鸡夫妻。竹鸡并不知道我们在看它们，它们可能正讨论着田地里的玉米好不好吃，也可能在商量孩子未来的事宜，还有可能是在酝酿一种暧昧的气氛。偷窥竹鸡夫妻这件事情，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体验，所以格外激动。



这个小山窝里生灵真多，常常一不小心就与我们不期而遇，彼此面面相觑。然后，它们若无其事地离开。其实，它们的内心可能经历了一场自认为可怕的劫难，我们的心中却是一场莫名的悸动。

深夜无事时他带我去山间的路上闲逛，偶遇过一只野兔。

他放着歌，车子在这个乡下的公路上慢慢前行。这种感觉奇异而快乐，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天地间似乎空荡荡的，世界无比大，此时宜任性妄为。

他突然加速，车子在蜿蜒山路上飞速前进。

我说：“慢点儿。”他问：“你怕啊？”

其实不怕，我只是担心他会不小心撞到小动物。他正儿八经地说了句“好的”。

然后，一只野兔出现了，是灰色的。它在深夜里独自坐在公路旁，我不知道这么晚了它为何独自坐在那里，难道和爱人吵架了？它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并不因为与我们相遇而逃离。他把车停下来，双手放在后脑勺上，安逸地靠着椅背，让它打量个够。

它可能第一次见到人类，不知我们是什么生物。我们对它来说，可能也是深夜奇遇。

奇遇这件事情发生得如此容易，以至我觉得他可能是带我去与一切事物狭路相逢。我满怀期待。

我们与野兔互相打量了一会儿，没有寒暄交谈，也没有道别。它自顾自地钻进路边草丛中，我们也径直前行。



车子在山间公路上灵活地行进，月亮高悬在群山上空，我们走，它也走。月亮下的群山影影绰绰，不知名的虫子旅居在群山间的田园里。它们每行一段旅

程，未必是要离开这个村落，但对虫子来说，都是长长的迁徙。它们因旅行而快乐，因旅行而拥有不同的体验，它们因此忍不住在某处放声鸣唱。

这种神奇而稀有的体验，让我心间积满了喜悦感，我因不能像虫子那样肆意地鸣唱而感到可惜。

我忽然惶恐地问他：“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想起此时此景，我该怎么熬？”

他说：“我们怎么可能分开，我们还有美好的以后呢。”我不由得羞涩起来。他把他的大手覆在我的手上。

回到家，他拽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家的楼顶上。

我们相互靠着，席地而坐。头顶是遥远而广袤的夜空，有数不清的天体大概正演绎着生命的起源，还有数不清的天体周围的卫星大概正在寻找我们。而我们坐在屋顶，等待被它们发现。此时，楼下的场景与宇宙间的天体一样遥远。

我无法向这个小山窝里的各种生灵解释，我为什么跟着他来到这里，就好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能在鱼塘边待一个下午，看云朵、飞鸟，偶尔惊动几条鱼与数条虫子。

就好像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

图 | 一个正常的喵

通渭人家的小康

文/藻文

2020年11月26日，是一个值得甘肃父老乡亲自豪和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甘肃省宣布，东乡县、临夏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通渭县、岷县、镇原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标志着甘肃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75个贫困县中，通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县。

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也是“陇中苦瘠甲天下”核心区域，其环境特征是高天厚土，而此前的经济特征简单概括就是贫困。

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通渭人家》描述了2002年5月在通渭的见闻。在接他去通渭的路上，司机听到火车一吼长笛后轰然的哐哐声说：“你听你听，火车都在说，甘肃——穷，穷，穷，穷……”贾平凹记下与时任通渭县县长的对话，县长说，“干旱和交通的不便，使通渭成为整个甘肃最贫困的县”。

那时的通渭，突出表现是缺水、缺粮、缺钱。

2019年春分刚过，我来到通渭。一路上，梯田层层叠叠，在一

座一座的山坡上缓缓流动。沿途不时会在山洼里看见几户人家院落，在正由褐色转变成淡淡青绿色的杨柳树林间忽隐忽现。杏树的花苞鼓起，有豌豆大小，杨树、柳树的嫩芽发着油油的亮光。大多数田地都在入冬前铺上了地膜，等到4月中上旬杏花开的时候点种玉米；也有心急着外出打工的人家，已经开始点种了。

步入干净整齐的农家小院，惊喜地看到农家上房的中堂字画，脑子里浮现起这些年通渭县由贫困走向小康的画面。



粮食篇：成为粮食生产大县

通渭缺粮是由于连年的干旱。过去介绍甘肃的农业省情，一直用“十年九旱”来描述通渭是典型的代表。除了旱灾，这个地方每年七八月还频发冰雹和暴洪灾害。实际上，这里的平均年降雨量是442毫米，从这个数字上看，通渭应属于半湿润气候，但雨水主要下在秋天，“春雨贵如油”用在这里一点儿都不为过。

这里海拔较高，加上传统的“要吃自己种的麦子”的观念，过去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冬、春小麦，以及豌豆、胡麻、土豆、糜子、谷子等作物，遇到春旱，小麦绝收，会抢种救灾的荞麦等。主要的作物都是种在春天，收在夏天。雨来了，田收了。再加上曾经的耕地主要是跑水的坡地，遇上不均匀的自然降水规律，造成了通渭旱灾频发。

天什么时候下雨，人是管不住的；但是下到地上的雨水怎么用，人是可以想办法的。

为了解决旱灾的问题，通渭人在农业上做了三次大变革大行动：一次是修梯田，一次是调结构，还有一次是兴科技。

》 修梯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渭县用人力加畜力修反坡梯田，坚持修了近40年，但进展慢，田块小。2006年起，县委县政府推广机械化梯田建设计划，提出“一年入疆拾花两个月，全家当年实现梯田化”的措施目标——拾棉花挣钱，雇推土机修田。修梯田由机械代替人力，看不到人海战术的场面了，常见的是推土机作业的情景。到2010年，通渭县又新增加了高标准梯田40余万亩。地平了，能留住秋天的雨水了，也能通过耕作措施，在深层的土壤中保持部分水分。有了好墒情，来年春夏之初小麦受旱灾的损失就下降了。

通渭人为修梯田付出巨大的劳动投入，让跑水、

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今天，梯田还在修，只是修建目的已是提高梯田标准，将小块田地变大块，增加机耕作业道，提高机械作业水平。

》 调结构

“调结构”不像修梯田那么费体力和辛苦，但是需要转变思路，费的是心力，难度也很大。

在初步解决了温饱后，地方政府经过深入研究，结合土地条件、经济发展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做出了调结构的决策。先是压缩小麦面积，大面积种植洋芋。2000年前后，定西市决定实施“洋芋工程”，让农户把传统上作为蔬菜副食或度饥荒口粮的洋芋作为经济作物进行大面积种植。

长久以来，通渭人形成了对种植小麦、存贮小麦以防备旱灾的根深蒂固的坚持。完成这样的结构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实现这个转变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今天，如果你在七八月里来到陇中黄土高原，看层层梯田里洋芋花开，听到“洋芋花开赛牡丹”的浪漫感叹，便知道，一个主导产业培育了起来。

》 兴科技

2006年，随着一项叫作“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在通渭这个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人均耕地5亩多，全县有近200万亩），但海拔高度多在1700米以上，因水分和热量条件不能种植玉米这个高产粮食能作物的地区，可以种植玉米了。这项技术通过全田起垄覆盖地膜，从而提高地温保持雨水，把玉米的生态分布线提高到海拔2300米以上，把雨水的利用率提高到了80%。

这项技术的推广，既需要农民转变观念，还需要每亩地投入近100元的现金成本。

甘肃省在组织示范推广阶段，就研制配套了起垄覆膜机等各种机械，以降低劳动强度。同时，也实

施了地膜补贴的政策,每亩地补贴了一半以上的地膜。2006年,甘肃省给通渭县安排了1万亩的试验示范任务,要求做多点儿试验的同时,组织相对集中的大面积示范。

通渭过去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零星种过玉米,但通渭人在旱灾年吃过返销救灾的玉米,印象中,玉米不好做口粮,是做饲料的粮食。虽然接受上有困难,但有了之前种马铃薯的基础,又有各种补贴政策,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起来要容易一些。难的是在集中连片的示范区进行推广。有些农户家的土地全部在示范片里,全种了玉米,就会担心家里没种小麦,没有白面吃;还有些农户固执地认为自己种的麦子磨成的面好吃。

那年春节刚过,县委县政府即部署干部入户做工作。土地解冻前,17000余亩的连片示范区基本落实到户。

惊蛰一过,地皮刚解冻,县上就组织培训农户下地铺地膜了,技术术语叫“顶凌覆膜”,目的是防止春天天干物燥风大,土壤里蓄积的雨雪水被大风抽干。一整个夏天,玉米长势喜人,种示范田的农户充满了期待。眼看丰收在望,八月份玉米结出了鼓鼓的果穗棒子,撒着欢儿地长着,可没料想一场冰雹突然袭来,十几分钟,玉米的叶子就被撕扯成了条条。虽然不像小麦被打得落了籽、绝了收那么惨,那景象也让人觉得失望。

县上决定组织力量救灾,加强田间管理,把倒了的玉米扶起,争取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到了秋收的季节,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虽然遭遇了春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示范区玉米产量依然达到了750公斤,17300亩的玉米示范片生产了通渭县30%的粮食,在大灾之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渭人给全膜双垄沟播玉米一个“雹打不倒的铁杆庄稼”的美誉。

2007年,通渭县安排了10万亩的示范任务。有了第一年的结果,干部群众信心足,工作热情高涨。

动员培训2006年秋天就开始了,秋覆膜和顶凌覆膜两项技术的推广,到春播前也顺利落实了。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年春旱严重,头场透雨是6月22日下的,倒是没有遭遇冰雹灾害,示范区的玉米经受了严重的春夏旱情考验,又取得了成功。县上统计,这一年仅凭借全膜双垄沟播玉米一项,通渭县的粮食产量就超过了该县历史上粮食总产的最高纪录。

如今,通渭县的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和洋芋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百万亩左右。通渭县也由过去的缺粮县变成了粮食输出县,成了国家粮食生产大县。由于种植作物生长规律与自然降水规律协调,地膜覆盖保水增温,近几年,旱灾已经不再是通渭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年年春天抗灾救灾的情景已经不再发生。

通渭人缺粮的历史翻过去了。

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生产技术,不仅解决了缺粮问题,也解决了缺饲草、缺燃料的问题。通渭的老百姓说,“一样有了样样有,样样有了百样有,百样有了填炕有”——老百姓不再铲草皮当薪柴了,山也慢慢地绿了起来。

2007年,通渭县的粮食总产量是14.4万吨,2018年达到了43.8万吨,人均超过了1吨。

水利篇: 喝上了洮河水

通渭这个县名直观地看,好像和渭河有关,似乎渭河从该县境内或县城通过。事实上,通渭缺水,境内没有一条真正的全年淌水的河流,倒是夏秋的雨水都基本上通过纵横交错的沟壑,以洪水的方式流入了渭河。

通渭缺水,除了田地里缺庄稼吃的水,更缺家里人畜吃的水。贾平凹先生在《通渭人家》里描述的他在县城宾馆用水的情景是真实的。但现在那也已经成了历史。

通渭遍布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所有的沟壑都是洪水为自己流入远处的渭河开出的通道。没有森林

覆盖的黄土地留不住秋天才来的雨水。过去，通渭人大多数靠收集、存储在水窖里的雨水生活，有少部分的村落有山泉水，这样的村落后来逐步演变成了通渭的一个个人口中心。

县城就是其中的一个。

随着人口的增长，通渭县城的山泉水不够了，开始打井；井越打越深，出现干涸，供不上了，就在远处集雨面较大、拦洪条件较好的沟壑里修拦洪水库。依靠这样的水窖、泉水、井水、水库供应人畜饮水的通渭县城，在最近的2010年和2015年，也两次发生过因水库干涸而断水的困境。

县水利部门的同志告诉我，2010年11月到次年6月，近7万人的县城，生活用水是靠从县城周边的几十个取水点每天拉水1300余立方米供应的。同样的事情2015年又一次发生。

生活、发展、安居、乐业，必须先解决水的问题。

题！通渭人的饮用水，只能想从远处调水的办法。

通渭人饮水的困境，是整个陇中黄土高原区的典型代表。

为了彻底改变陇中地区人畜饮水问题，在国家大力支持下，2006年11月，甘肃省启动了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供水一期工程。

这项工程难度很大。现在完成的工程仅在110公里长的总干渠中，就开凿隧洞18座，总长超过96公里。2014年试通水，如今，定西全境的大多数地方已经通水。2018年，通渭县的农村供水工程已全面完工，总投资近9亿元，全县8.7万农户，自来水入户8.1万户，行政村通水率达100%，户通水率达98.8%。以集中供水工程为主、水窖等分散供水工程为辅的农村供水网络体系基本建成。

谁能想到，通渭这个不靠河、不靠溪的贫水县，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贾平凹笔下通渭人家浆洗衣服缺水的情景不在，他们现在可以用水痛痛快快浆洗衣服了。

交通篇：通了高铁高速

解决了吃粮吃水难题的通渭县，仍然是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县，难在缺钱上。县域内没有像样的工业，地方没有可靠、稳定的财政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就无法满足。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都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若要富，先修路。正如贾平凹《通渭人家》里“县长”说的，交通不便，一定是通渭贫困的原因，而且是基本原因之一。

曾经多少年，就一条国道310线从县里穿过，这条路2004年才升级成二级汽车专用公路。由县到乡到村，没有几条像样的道路。“看起来就在眼前，走起来得好半天”“冬天尘土飞扬，雨天洪水阻断”是过去千百年来通渭交通的真实写照。

2017年7月9日上午9:15，随着由兰州开往徐州的G2028次和谐号列车经停通渭站，通渭人实现了



我住的宾馆里没有水，服务员关照了，提了一桶水放在房间供我洗脸和冲马桶，而别的住客则跑下楼去上旱厕。小巷里一群人拥挤着在一个水龙头下接水，似乎是有人插队，引起众怒，铝盆被踢出来咣啷啷在路上滚。一间私人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上接受肌肉注射，擦了一个棉球，又擦一个棉球，大夫训道：五个棉球都擦不净？！老头说：河里没水了嘛。（选自贾平凹《通渭人家》）

“朝辞翰墨乡，夜宿北上广”的梦想。

这一天值得通渭人铭记。

这是一条打通甘肃与东部省市高铁联系的路，这一次，通渭没有掉队。从此，通渭这个西部小县彻底告别了没有铁路的历史，跨入了高铁时代。从此，这里的大山不再寂寞，翻开快速发展新的一页。

通渭人讲这是“一个值得让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通渭铭记的日子”“如果通渭的领导们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这条高铁一定不会穿过通渭、经停通渭的”。

是改革开放唤醒了通渭人的创新担当意识。

县交通局的同志告诉我，“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国家在通渭投入的道路建设资金是124亿多元，修通了高铁一条，通往定西和兰州的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县域内又修了两条二级公路，实现了与周边县的快速联通，升级改造了7条县乡公路，硬化通村道路近2200公里，实现了全部332个行政村通水泥硬化路。

苹果、花椒、金银花：通渭人的钱包正在鼓起

有了粮，有了水，通了路，还要想办法让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关于这一点，通渭人没有等、没有靠，他们做了很多打基础的工作。

在一个农耕文化浸润千年、毫无工业基础且没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工业化的力量一定是外输的，但水的限制、交通的限制，阻碍了这个力量的进入。解决近期增收的目标，内生的力量还是在农业领域。因此，挖掘农业资源的潜力，创新农业科技，生产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品牌产品，就成为首选。

通渭人规划了农业产业升级的路线图。成熟的技术产品上产业规模，不成熟的产品技术先行试验示范。2012年以来，通渭人在东南部比邻天水、平凉的部分乡镇快速规模发展了30余万亩的苹果和花椒，在海拔更高的西北部乡镇引进试验金银花的种植。如果说种苹果、花椒是对周边经验技术的复制，那种金银花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产业、产品、品牌、模式创新。

金银花，也叫忍冬，是一味中药。作为一种植物，它遍布大江南北；但作为一味上等地道的中药，它的原生地是黄河流域。金银花有野生也有庭院种植，但是没有商品中药生产。

定西市打造中药产业，通渭县能干点啥？县上领导们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在农家小院看到盛开的金银花，在媒体报道中看到金银花传统产区的药、肥残留问题和市场价格攀升，凭着对通渭这片热土的熟悉和对环境的自信，深思熟虑后，通渭人坚定了发展金银花产业的决心。

2013年，通渭县引进试种了200亩金银花，在不同海拔地区检验适应性和主要药用成分的含量。2016年评估，适应性过关，主要成分金银花绿原酸和木樨草苷含量高出国家药典标准1至2倍。

看准了就下大决心。

通渭县引进龙头加工企业，培育优质适应种苗，动员农户进行连片集中规范种植……一步一步稳扎稳打。2017起步，2019年扩大到7万余亩，如今，通渭县已基本形成三大金银花产业园区，全县参与种植金银花的农户达到2.3万户共10.3万人，覆盖曾经的贫困户1.7万户共7.8万人，户均种植3亩以上，种



植户年收益达到1.5万元以上。

为提高农户的参与度,让农户高高兴兴选择新产业、接受科学种植新方法,同时扩大通渭金银花的知名度。县上举办了通渭县金银花节,组织金银花采摘大赛,以“赛采摘技艺、造产业氛围”为主题,让种植农户通过劳动竞赛这一途径,爱上金银花,种好金银花。媒体评价“通渭金银花,脱贫路上的致富花”。而通渭人的目标,是要“将通渭打造成西北最大的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金银花种苗繁育基地、优质金银花产品生产和供销基地”。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通渭县不拘泥于传统产业,立足遵循科学规律的创新,在搞好地膜玉米、马铃薯、牛羊养殖等产业的同时,在创新上下功夫。苹果、金银花产业培育和规模化推进取得了市场认可、企业参与、农户乐意接受的效果。

2020年,通渭县苹果、花椒、金银花三个产业规模达到40余万亩,相当于农民人均1亩。苹果、花椒、金银花,撑起来通渭农民的钱包。

嬗变

一般的规律是经济上的贫困往往连带着文化生活的贫乏。但是,通渭这个地方不一样。

贾平凹在《通渭人家》中借用了孟子“衣食足,知礼仪”和县长答“孟子是不知道通渭的”的对话,描写当时通渭农村的物质生活贫困与通渭农家崇尚耕读、喜欢字画、重文重学、民风淳朴的冲突。经济上贫困的通渭县,却是一个翰墨飘香、诗文积淀丰厚的地方,被誉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

通渭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农家普遍喜欢字画。贾平凹是这样描写通渭农家的,“通渭人处处表现着他们精神的高贵。你可以顿顿吃野菜喝稀汤,但家里不能没有一张饭桌,你可以出门了穿的衣裳破旧,但不能不洗不浆,你可以一个大字不识,但中堂

我出身于乡下,这几十年里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村庄,但我从未见过像通渭人的农舍收拾得这么整洁,他们的房子有砖墙瓦顶的,更多的还是泥抹的土屋,但农具放的是地方,柴草放的是地方,连楔在墙上的木橛也似乎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厨房里大都有三个瓮按程序地沉淀着水,所有的碗碟涮洗干净了,碗口朝下错落地垒起来,灶火口也扫得干干净净。越是缺水,越是喜欢着花草树木,广大的山上即便无能力植被,自家的院子里却一定要种几棵树,栽几朵花,天天省着水去浇,一枝一叶精心得像照看自己的儿女。(选自贾平凹《通渭人家》)

上不能不挂字画。”

喜欢字画,用字画装扮中堂,反映出来的是通渭人的文化底色。从通渭县走出去的人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这在甘肃省是首屈一指的。

通渭人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了抱素怀朴的民风——通渭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轻易接受,对自己的传统也不轻易放弃。但他们是务实而理性的,一件事一旦被接受,他们会做得很好、很认真,甚至会做成样板。推广种植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时,通渭县开过甘肃省顶凌覆膜现场会、秋覆膜现场会、机械起垄覆膜现场会;现在,种植金银花,他们又总结出了许多好经验,成为许多地方甚至传统的金银花生产县学习的榜样。这背后也有通渭人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人们有好的文化底蕴的缘故。

通渭的变化,过去是由外及内的,是一种外部力量的输入,而现在开始,是由内及外的,是一种内生动力。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碰撞与借鉴融合中,通渭应该进入快速而美好的发展阶段和状态。

决战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通渭没有掉队;实现乡村振兴,通渭将会迎来更加幸福美好的前景。◆



年龄是用来超越的
文/马德

岳父80岁的时候，总说自己好像才20多岁，但他背着手在街上溜达时，步履蹒跚，年迈的样子遮掩不住。我家住在老楼房的顶层，没有电梯，他年龄大了，很少来我家，总说来一趟太费劲。我问他“费劲”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想了一下，说：“就是上下楼时让人发愁。”

有人说，人老了之后，学会忘记年龄，就会变得年轻——纯粹是瞎扯，自欺欺人可以，但不能动真格的。人上了岁数，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就像隐居了几十年的朋友一样，开始逐渐走向“前台”，隔三岔五地与你“促膝长谈”，谈这些年与你相伴的风风雨雨，谈近些时日的磕磕绊绊。这些朋友你还躲不开，你希望它们好，又十分怕见到它们。因为有时候它们会以疼痛或者其他令你难受的方式，跟你谈判，还会动不动就使点儿小性子，纠缠你，拿捏你。

在这种状态下，你还能说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吗？所有的好与不好，你都需要面对。每当这个时候，人更容易变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比年轻的时候更能看开一些事，也更看不开一些事，似乎什么都不怕，也似乎什么都怕得不行。既从容大度，又战战兢兢，前一刻还稳如泰山，后一刻就风雨飘摇了。

人一旦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到养生和锻炼上时，差不多就老了。再不是年少时期那个可以睡到地老天荒的人了，也再不是年轻时那个喜欢胡吃海喝、通宵熬夜的人了。一位朋友曾有一个

“灵魂三问”：能不能睡着？能不能久睡？久睡醒后，身体是更

轻松还是更累？人一旦老了，睡眠就会变少，会见到所在城市不同季节凌晨四五点的样子，比如冬季月挂西天的清晖，夏季朝暾初上的清寂，秋天清洁工一帚一帚扫大街的落寞和摊贩在每一个黢黑的凌晨拨旺火炉的期待。

大胆地承认年老，又不服老，才是积极乐观的老年状态。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应该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年老，必然要看到更多的自己，熟悉的自己或者陌生的自己。我有一位老兄，比我年长几岁，这几年他最大的变化，是开始背着手走路了。不同的是，别人背手不过是左手抓住右手，这位老兄却是用右手抓住左小臂上面的部分。嫂子每每对我们说：“看，他这个样子，跟他爸一模一样。”还有一位老兄总爱在兜里揣一块小手巾，每有清涕流出，他便把整块手巾捂在鼻子上，仿佛读秒一般，时间到了之后，才把手巾胡乱团在一起，再装进兜里。

有一位老友接到一封陌生来信，打开信封，是一张奖券。大意是说，他获了某大奖，只需要交纳一点儿税费，就可以得到大奖。他有点儿动心，问我这是

不是真的。他说他想试试，万一真的呢？如果他年轻时遇上这样的情况，他也许会第一时间撕掉手里的奖券，因为这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骗局。然而，当他老了，贪心萌动，就会生出妄念，就会有妄想。人老了之后，会有一点儿贪，还会有一些馋，吃不到好吃的，就会日思夜想，有孩子气。曾在饭桌上见过一位老者，有一道菜也许是他的最爱，他不断地取食。由于手哆嗦，饭菜多次掉在桌上，女儿看在眼里，只好不断帮老父亲盛菜。而她父亲真像一个小孩子，碗里有菜时就埋头吃，碗里没有菜时便直直地盯着桌上的那个盘子。

谁都有年老的时候，可似乎谁也不愿意让这一天到来。因为，老境即是窘境。或许人在老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些窘迫和尴尬，或许即便意识到了，也无法去在乎或改变，只好尽由自己。但也有自省的人，岳母老了之后，自己住在一个院子里，不愿去子女家住。她说：“只要我能烧水，就不去孩子家。”她总认为自己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不应该再去连累孩子们。

岳母以一颗母亲的心，超越了她的年龄，超越了岁月和世俗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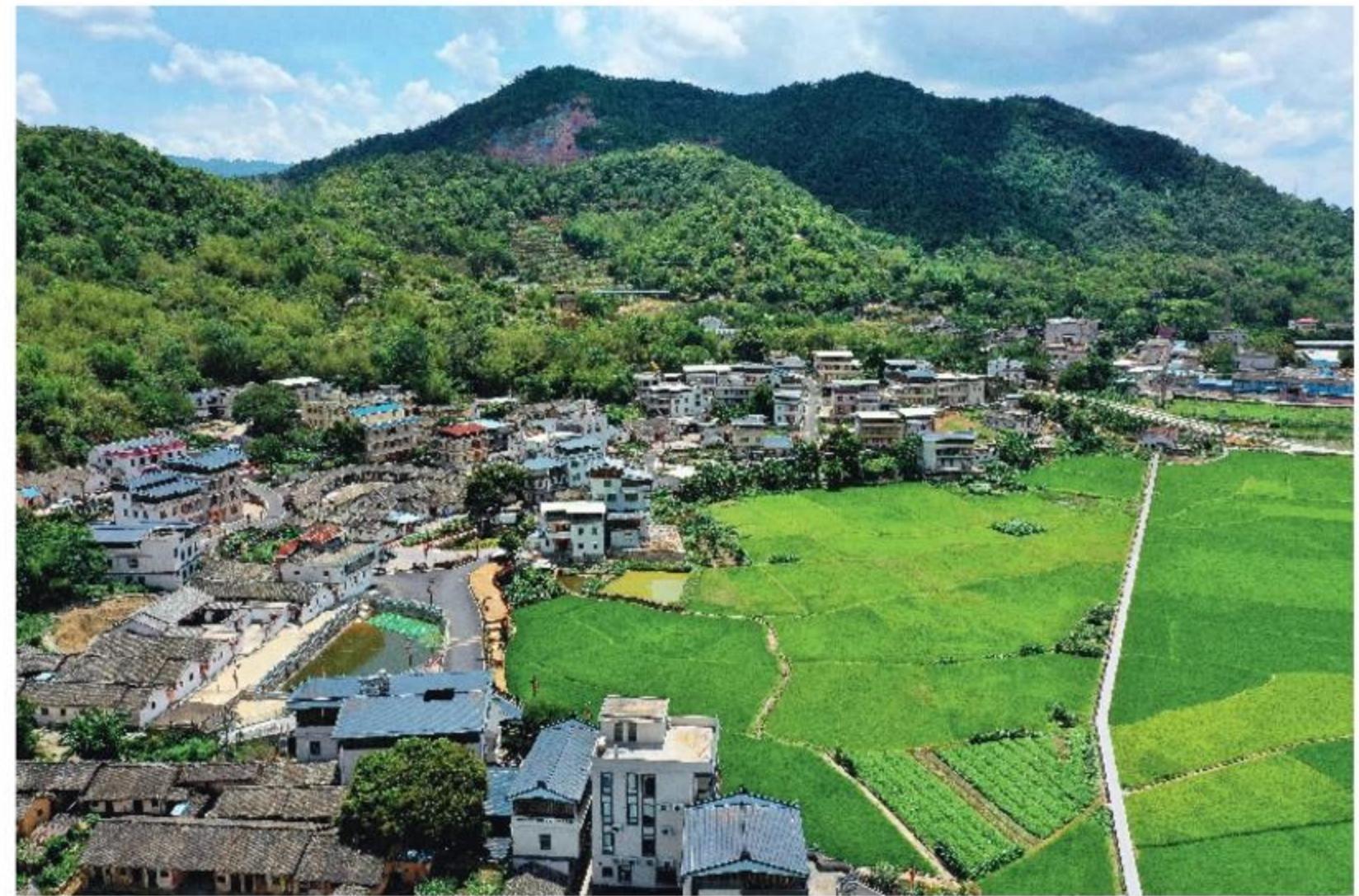
林风眠 风眠之地

文 | 汪 泉

——

镇叫白宫镇，村叫阁公岭村，三面环山。山不高，就叫阁公岭。岭的对面是一条河，这条河是梅江的一条支流，叫白宫河。这条支流似乎是专为这个村而来的，在村前故意绕了一个半圆，游游荡荡，像一个自由无羁的赤子，又像是一缕顽皮、自在的小旋风，上蹿下跳，闪展腾挪。继续前行，能看到鲤溪，它是白宫河和梅江分岔的地方跳出来的，这条溪如一条鲤鱼，连续几跃后，在此地懒懒地停了下来。

阁公岭村呈圆形，山环水绕，山在南，水在北。山脚住了人家，客家屋白墙灰瓦，依山而建，堪比楼宇，参差错杂，家门几乎都朝北。山水之间是稻田，正值黄昏，稻田一片金黄，似乎天下所有的阳光都聚在此地，要将稻田赤裸裸地照射出来。有的青黄的稻穗甚至来不及低下头，只在阳光下笑着，整个稻田像一块巨大的金饼。一缕风似在梦游，持



有一支无形的画笔，对稻田说着情话，伸出一双无形之手，将那金黄的稻田抚摸，柔情蜜意，恋恋不舍，万千景象便留在世间的烟火中。此情此景，正如1991年8月12日的黄昏，林风眠去世前的那一刻，他满足的目光像一缕长风，反复打量着故乡，再三回想着上海、杭州、香港，目光终究

停留在某个地方，长眠而去。

——

林风眠的故居不大，在一排房子中间嵌了两扇门，没有门楼。门额上写着3个字“敦裕居”，字和意都很敦厚。门是开着的，进门后看到两排屋，都是小小的房间，有一间是林风眠居

室，是锁着的。小院里很安静，地面上嵌着拳头大小的鹅卵石，像是一个少年跟着祖父雕石，在石场随手捡来扔在地上的，如此日久，光怪陆离的石头铺满地面。

我们几个在小院里转来转去，天瓦蓝瓦蓝的，几片闲云在我们头顶上从东晃到西，再从西晃到东。此时，有人从院东的小门进来了，他个子很高，几乎秃顶，50岁左右，略显矜持。他说的是客家话，我听不懂。本地的同行者说，他是林风眠的侄孙，这房子靠南的一排是政府修的，靠北的一排属于他们，政府每月会给他们发固定的补助。正在说话时，一位老太太来了，她是林风眠的侄女。林风眠的侄孙用客家话介绍了几句，她笑着走近我们，像见了亲人一般，那种笑是没有遮掩的。她甚至笑红了脸，略带羞涩，像初次见到远方回来的亲人。看见她赤诚的笑，我也跟着笑。她便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温暖、宽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她是带着钥匙来的。他们用客家话交谈，但她会不时地看看我，我笑，她也笑。她知道我听不懂客家话，就艰难地用普通话说，锁着的这间屋是林风眠住过的，说着就要开门。那是一把旧式的锁，她开得很慢，也许是钥匙太多，她凭感觉摸索着，不断地换钥匙，眼睛

并没有看锁眼，像是知道总有一把钥匙会打开它。开门的时候，她回过头，笑得很灿烂，几颗没掉的牙齿有点儿泛黄，显露出她的坦率。她抚摸着我的胳膊说：“你们这么有心，谢谢你们啊。”唯有这句话，我听懂了。

问她贵庚，她笑着回答：“我听不懂。”别人告诉她，她就先伸出食指和拇指，接着又伸出食指，示意她81岁了。见我懂了，她用宽厚、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身体很好，满面红光，我从来没有见过高龄且如此健壮的老人。

门开了，她让我们进去。这个房间简陋、暗淡，只有七八平方米，有一股沉郁的气息，靠墙有一张方桌，方桌两边是两把有扶手的椅子，最里面是一张旧式的床，那床不宽不窄。方桌上上方的墙上挂着两排照片，上面一排中有一张是林风眠和一男一女的合影。老太太指着照片中的那位女士说：“这就是我。”她介绍说，这张照片拍于1991年，两个月之后，林风眠就去世了。从照片上看不出林风眠是将眠之人，他表情笃定，似毫不在乎生死。另一张是林风眠本人的照片，也许是从巴黎读书归来不久，被蔡元培先生荐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时拍的，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制服，风纪扣系得严实，头发



略长，中分。他神情严肃，表情憨厚，看上去格外认真。下面一排是3张照片，中间的照片是林风眠的，左面的是他前妻爱丽丝·冯·罗拉的，右面的是他续弦妻子阿丽丝·华丹的。照片中的爱丽丝·冯·罗拉正值青春，所有的美丽和芳香都因她绽放，只是眼神略带忧郁。看到这张照片时，与我们同行的钟女士惊呼：“真美！”据说，美丽的爱丽丝·冯·罗拉因难产而香消玉殒后，林风眠这位石匠出生的艺术家在玫瑰街拿着凿子，在一块巨石上雕琢了很长时间，在无尽的孤独中，为前妻雕刻了一座精美的石碑，但从未有人见过。

右面照片上的法国姑娘阿丽丝·华丹同样美得不可方物，两任妻子想必一定都是林风眠的挚爱。



在这间林风眠居室的门内侧，有一扇小小的牛肋巴窗户，下面是一块黑色的方石板，上面是林风眠的学生吴冠中题写的“林风眠故居”几个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这对师生之间无尽情谊的一个长长的脚注。

三

从屋中出来，外面的夕阳照射进来，院落沉静、恢宏。我对老太太说：“您长得很像您大伯，尤其是鼻子和嘴巴。”她指着旁边的侄子说：“他比较像。”联想林风眠的照片，再看他，个头儿高挑，发际线很高，眉眼清阔，憨厚质朴，真的很像。老太太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客家话，转身又用普通话说：“前些年，有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从广州赶来，在他的床前一直哭。”

穿过后门，是一段狭窄的小

路，仅能容一人行走，且是上坡路，铺着石板，看似平常，走起来实则不易。一缕风吹来，清爽无比，溽热顿消。那风像一声少不更事的叹息，从一级台阶爬上另一级台阶，沿着石阶，不疾不徐地迈步上来。我转过身去承迎，那风便如一双艺术之手，抚摸着我的周身，一缕清凉令人为之一振。几滴雨从云缝里漏下来，像额头上的汗水，滴在台阶上，发出微茫的回声，凉风吹来，那汗水刹那间渗进石条，再也不见踪迹，像从来没有来过，又像一直在此间。这段石板路是少年林风眠和祖父亲手凿成的，那时候的他才十四五岁，背上石条，喘着气，跟着祖父的脚步，左兜右转，爬上山坡，缓缓放下，叮叮当当地敲打一番后，终于砌成了此道。

来到小坡上面，豁然开朗，

对面是一座3层新式建筑，门口的小牌匾上写着“林风眠侄女林秀娟商店”。商店进门有一个不大的货架，货架上摆放着方便面和饮料等。货架上还有一卷宣纸，我随手拿过来，翻开一看，是一张花鸟画，画着荷花、白鹤、鹭、麻雀、猫头鹰等，显然是模仿林风眠之作，旁边的落款字体稚嫩。我问这幅画是谁画的，有人应声从一间小屋出来，此人长得也像林风眠，是林秀娟的小侄子，40岁左右，看起来很憨厚。我问道：“这张画卖吗？”他红着脸，羞涩地说：“画得不好，不敢卖。”

商店的对面是林风眠博物馆、美术馆、书店和纪念馆，都是现代建筑，但没有开。我从展览馆的铁栅栏门望进去，那里有一条长长的台阶，一直通到建筑跟前，屋顶上边露出了阁公岭。这些建筑设计得极其现代，高耸在客家的屋瓦中，却丝毫没有违和感。如今的阁公岭村也叫风眠小镇。黄昏时，小镇没有风，抑或风在此处短暂地安睡了一会儿。也正如这条白宫河一样流至此处，也唯有在此地，可作短暂的停留，接着，它顺流而下，在三河镇与福建汀江相汇，汇入韩江，一路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像一个敢闯敢干的汉子，又像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但终究要在汕头融入苍茫的南海之中。

每月一个主题
邀请你来
写下自己的故事
记录一种心情
回味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读者》(原创版)月度征文

用文字刻度生命。

2022年部分月度征文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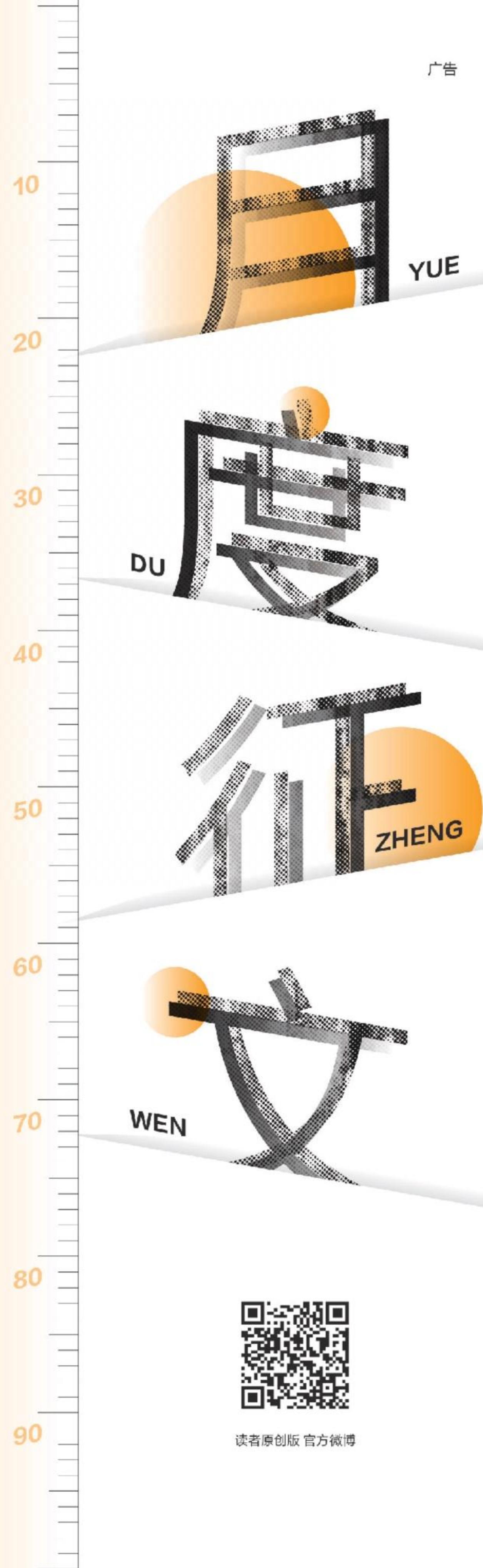
- 欢迎来到我的_____世界
- 决心之旅
- 好久不见啊,母校
- 阅读是你随身携带的……
- 历史与我
- 我的冰雪记忆

每月25日公布下一月度征文主题,
每月1日发布上一月度优秀作品名单。

稿件要求:

1. 用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与当月主题相关的故事。
2. 字数: 3000字以内为宜。
3. 我们将从投稿中选出1-3篇优秀作品,并为作者送出《读者》(原创版)文创团队制作的手绘水彩多肉植物笔记本“小鲜肉”一册。
4. 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读者》(原创版)杂志中刊登。经刊用,即付稿酬300元/千字。
5. 投稿信箱: yczhengwen@qq.com 请在稿件中注明联系方式(电话、地址、姓名等),以便我们与你取得联系。

详情见 @读者原创版 官方微博



读者原创版官方微博



····· 一 ····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赶集，不但有热闹看，还有好东西吃。

集市不在我们村，而是在我们村东4里外的公社所在地。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村也有集市，但因为规模小，光顾的人便少，人们舍近求远，都去远处看热闹。

即便不是逢集的日子，那里也很热闹，因为有全公社唯一的大礼堂。礼堂里可以开会，也可以放电影。礼堂前面有一家饭店，还有一趟通往县城的长途班车，每天早晚各发一次车。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曾作为学生代表，在礼堂参加了一次公社大会。礼堂里摆放的不是连椅，也不是软席，而是一排排的长条凳。凳子是用杨树做的，没有上漆，散发着一股树木特有的

清香。凳子前面没有桌子，人们就这样脑壳碰脑壳地坐着。

开会时，每人发一支圆珠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两毛钱的菜票，会后可以去礼堂前面的饭店就餐。记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我买了两个火烧、一碗菜汤，很是满足。

乡村生活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每天在街上碰到的就那几个人，说的也都是你知我知的那几件事。只有等到赶集的日子，人们的心思才活泛起来，乡村也仿佛有了生机。

我们家在村东头，门前那条路是通往公社的主要通道。每逢赶集的日子，上午八九点钟，人们开始往外走，到了10点多，又陆续有赶集的人回来，门前始终人流不断。奶奶喜欢站在街口，将一切人和事尽收眼底。

有一次奶奶对我说：“你姥爷赶集快回来了，等到跟前你喊一声，说不定会给你带长果仁。”长果仁就是炒花生，在那时是稀罕物，集市上有卖的，一毛钱能买十几粒。

姥爷个子高，很瘦，老实木讷，走路不看两边，猛一下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姥爷”，着实吓了一跳。待定下神来看到是我，他鼻子里若有若无地哼了一声，眼皮一耷拉，又抄着手，讪讪地朝前走去。

奶奶这时便有了一丝坏笑，似乎预料到了结果。时间久了，知道没有我期盼中的长果仁，奶奶怂恿我喊姥爷时，我就不肯喊。

····· 二 ····

奶奶赶集时是会给我买长果仁的，虽然不多，用小手绢包着，姐姐、弟弟、小姑和我每人能

分两三粒，但我分的要稍微多一些。奶奶给的理由很充分：谁让我最馋呢？我吃的时候，根本不舍得将整个长果仁放在嘴里，都是用门牙咬一点儿，慢慢咀嚼，那几粒花生能吃好长时间。

偶尔，奶奶也会带我去赶集。集市在镇上两条东西向的马路上，平时空空荡荡的，每到逢集的日子便会被摊位和人流塞满。若有汽车路过，司机需要连吆喝带按喇叭，折腾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从我们家到镇上也就两公里，这点儿距离到现在几乎不算什么，但那时我个子矮，奶奶又走得慢，所以并不轻松。记得快到集市的时候，要路过一家氨水站，那儿会发出刺鼻的味道，很多人都用手绢掩住鼻子，疾步快走，我则是憋住气一路小跑，等过去了再大口喘气。我回头看奶奶时，她还不紧不慢地走着。

再往前走便是集市了，来赶集的大都是周围三里五村的，很多人互相都认识，遇见了自然要寒暄一番。于是，赶集便不仅仅是赶集，还是一种社交方式。

奶奶在村里辈分高，处事公允，为人不卑不亢，有一些威望。在集市上，谁碰到她都会打个招呼，所以半天挪动不了几步。我在旁边便有些不耐烦，便拽着她的衣襟，一遍遍地催她快走。

奶奶光顾的多是卖菜的摊

子，看到合适的菜就停下来，问问价格，思量一下，又去下一家。一家家地比较下来，最后到手的也只是几根葱、一把香菜、一捆韭菜而已。

好不容易来到卖瓜果的地方，我便不走了，看见卖桃的要吃桃，看见卖杏的要吃杏，看见卖甜瓜的要吃甜瓜，奶奶被我念叨得不胜其烦，便对我说前面还有更好的，再往前走走看。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没了瓜果的踪影，我每次都是兴高采烈地去，最后蔫头耷脑地回。

四

说起来，还是和爷爷一起赶集过瘾。

爷爷善良本分，不当家，兜里常年连个钢镚儿都没有，赶集的事一般轮不上他。唯有一次例外，还犯了错，被奶奶一直念叨。

那次其实也不是去赶集，是奶奶让爷爷去卖草编。草编是用麦秸秆编成的，因为操作比较简单，大人小孩都会用它来编各种工艺品。镇上有个收购点，只有赶集的日子才会收购，那是那个年代，我们老家那一带少有的能赚点儿零花钱的方式。

之所以让爷爷去卖，是因为草编比较多，必须要推着独轮车去，而其他人都要干活，脱不开身。于是，那天爷爷便推着独轮车上路了，车上是堆满的草编，后

面跟着小姑、姐姐、弟弟和我4个小孩，赶集的队伍浩浩荡荡。

到了收购点，卖草编的队伍排成了长队，满满一车草编只卖了5块钱。

尽管有些失望，但有了钱，心里也有了底气，爷爷便带我们直奔卖瓜果的摊位。到了那里，爷爷碰到卖桃的会给我们买桃，碰到卖甜瓜的也会给我们买甜瓜。

于是，去的时候一大车草编，回的时候一大车瓜果，我们兴高采烈，载欣载奔。

但回到家里就有些尴尬，奶奶问爷爷，卖的钱在哪儿。爷爷指着车上的瓜果，怯怯地说：“都花了。”奶奶闻言大怒，她大概在心里早给这5块钱安排了别的用处。爷爷自知理亏，但被数落急了，回了一句：“夏天都快过了，孩子们也没捞着点儿好吃的，这次碰上了还不买点儿？”

在以后的岁月里，奶奶只要想起这件事，就会气不打一处来，总要埋怨爷爷一番。奶奶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爷爷偏偏不在乎钱，两个人没少为花钱的事吵架。

人到中年，回忆过往，有了一些感触，常常感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像爷爷，本分、善良、嘴拙，都有一种“一掷千金”的洒脱。◆

有些经验，听听就好

文 | 良大师

我认识一些成功人士，也听过很多他们分享的经验。但在很多时候，即便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也总觉得这些经验对自己没什么用。为什么呢？

成功经验都是有保质期的

十几年前，我刚刚步入销售行业。在参加新员工培训时，一位金牌业务大哥上台分享经验。他首先讲了一堆做人的道理，然后说自己的秘诀是能喝酒。

当轮到我们开始做业务时，才发现这招根本用不上。因

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他入行那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深圳大发展，处处都是商机，企业都在野蛮生长，经营高举高打，采购流程也极其粗放，买不买几乎就是老板一句话决定的。所以，那时做业务的人要胆子大，能喝酒。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市场饱和，企业精细化经营，各行

业竞争加剧，做销售工作虽然还需要一定的社交，但是有好的品牌效应、专业技能和商务运作才是主流。

所谓的经验一般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环境一变，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市面上很多培训其实都是主讲人在进行经验分享，而



不是真正的培训。培训是要讲方法的，是可复制、可迁移的；而经验分享除了让受众听得过瘾，觉得主讲人很厉害，并没有什么真实效用。

很多成功经验是美化的结果

在香港，很多商业大佬会搞“生涯美化”——他们会请一些商业写手，为自己立传，把自己的童年写得很艰难，把自己的奋斗史写得很辉煌。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成功人士真正的成功之道一般都不会向你全盘托出，总有一些东西不便言说。而这些东西可能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还有一些成功者运气很好，但是他们会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弗兰克在《成功与运气》一书中说，每个人骑自行车，都会遇到顺风和逆风。当你搜索“逆风”一词时，会出现一堆逆风前进的图片；而当你搜索“顺风”时，根本搜不出几张图片。

因为人都容易记住逆袭时的努力，而忘记顺风时的幸运。

所以，成功者的经验，听听就好，你觉得部分经验可以使用，就借鉴一下，但想要复制这种经验，恐怕是想多了。

成功经验也可能是反向归因

早年为了锻炼演讲能力，我

参加过很多口才训练班。上完几期之后，感觉自己水平提高得不明显，觉得可能是讲师的水平不行。于是，咬咬牙，报了一个超级贵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讲师是一个讲脱口秀的知名人物。他在台上口吐莲花，下面的学员踌躇满志，我却生出一丝诧异——他所讲的内容，和之前那个讲师讲的并无太大区别，费用竟然是之前的5倍。

当我和其他学员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却很相信这个讲师，异口同声地说：“你看他口才那么好，一定是因为他的方法管用。”

后来，看到《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一个概念：反向归因。大家为什么觉得游泳会使身材变好呢？塔勒布认为，因为一想到游泳，你就会想起游泳健将，他们都拥有傲人的身材，因此大家会把健将的好身材归因于游泳训练的结果。可是，情况很可能是相反的。正因为他们天生拥有适合游泳的体型，所以才会脱颖而出，而那些拥有不适合游泳的身材的人，早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所以，好身材是一种选择标准，而不是运动的结果。

按照此说法，大家更相信那位脱口秀知名人物，可能也是一种反向归因。好口才是成为脱口

秀知名人物的标准，而不是训练的结果。

如果认真观察，你会发现生活中能用反向归因解释的现象还真不少。那些名校的升学率高，可能是因为好学校能够吸引更优秀的学生；打篮球会让人长高，可能是因为个子矮的人不容易在这项运动中脱颖而出；读过MBA的人收入比其他人高，可能是因为MBA都是高管去读的。

就像德国哲学家罗尔夫所说：“不要向快乐的人询问快乐的技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快乐的。”

当然，成功人士的经验并非一无是处，有时这些东西会很励志。所以，我们不能把成功经验一棍子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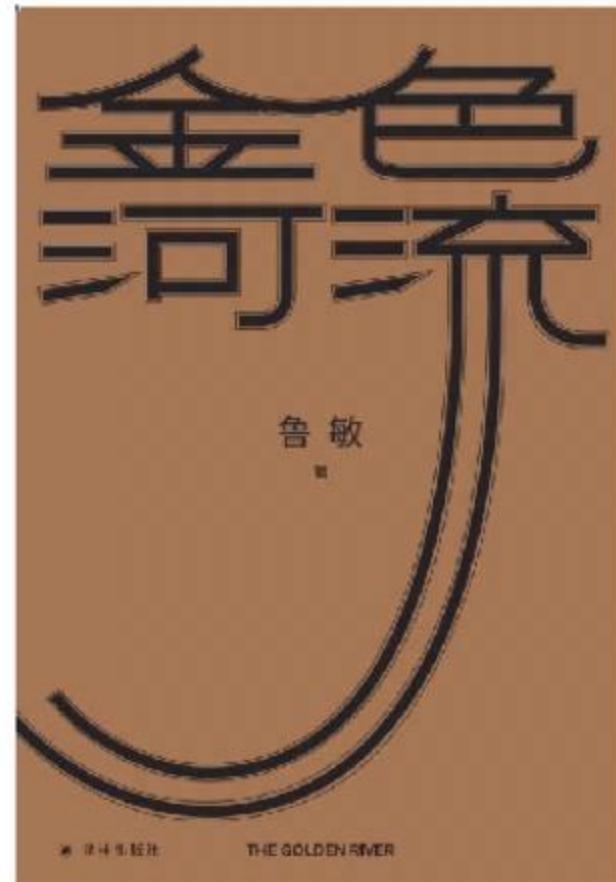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者，我还是要区分“经验”和“知识”这两个概念。知识的学习虽然枯燥，远不如经验的分享令人激动，但是值得依靠。

而更值得依靠的是你自小便知道的东西：努力实践、学习、精进……

这些道理谁都知道，但是能做到的人很少，因为太苦、太累、太枯燥、太遥远。

就像《闻香识女人》中的那段经典台词：“如今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总是知道哪条路是对的。但我从不走，为什么？因为太苦了。”

撰文—穆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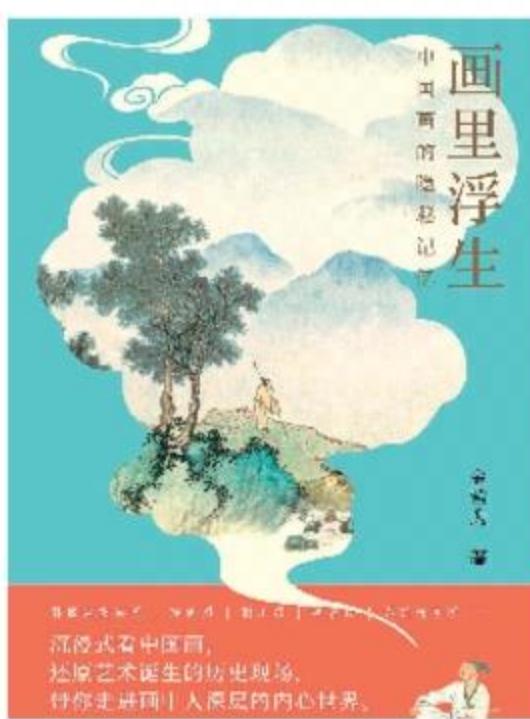


金色河流

鲁敏著
类型: 小说
译林出版社
2022年3月

作家鲁敏以局内人的身份观照时代,以在场者的视角描摹此时,写就了《金色河流》这样一部关于经历改革开放那一代人的时代之书。小说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企小老板穆有衡生命的最后两年为切口,回顾20世纪80年代,一批小人物在激流勇进的时代浪潮中迈出勇敢脚步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穆有衡于时代变迁中经历的各种现实选择、财富奋斗和心灵嬗变,深刻而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家族40年间的沧海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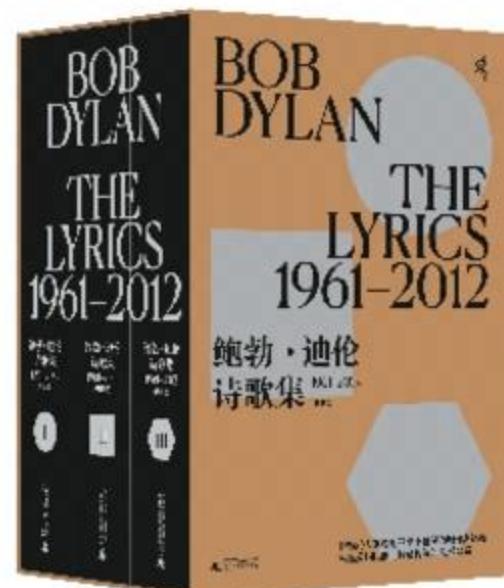
画里浮生



金哲为 著
类型: 艺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书将100多幅中国画背后的故事分为6种人生境遇来解读,大到王朝兴衰更替,小到一个寻幽者的细腻情思,作者总能从古诗文集、笔记杂谈、方志族谱、书画题跋中采撷出有趣的史料,带读者回到那个尘封已久、富有温度的历史现场。

鲍勃·迪伦诗歌集: 1961—2012(典藏版)



[美]鲍勃·迪伦 著
类型: 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本书收录了鲍勃·迪伦从1961年到2012年间创作的31张专辑、369首歌词,以及珍贵的创作手稿图,覆盖了鲍勃·迪伦大部分的创作生涯。乐评人李皖说:“鲍勃·迪伦对民间文学史,尤其是英美民歌歌词传统的挖掘、借鉴、发挥,充满了经典意义和启发性,深具知识分子的自觉,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土。”

5%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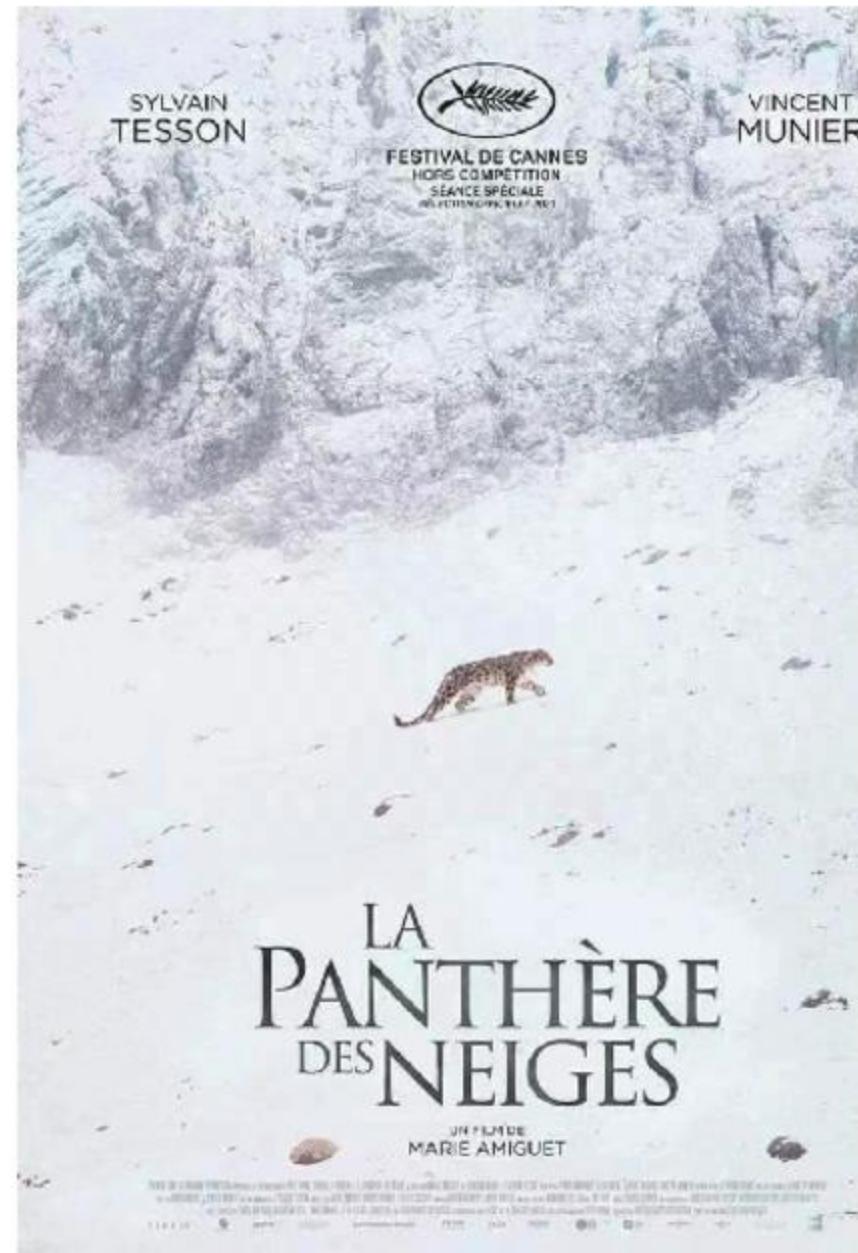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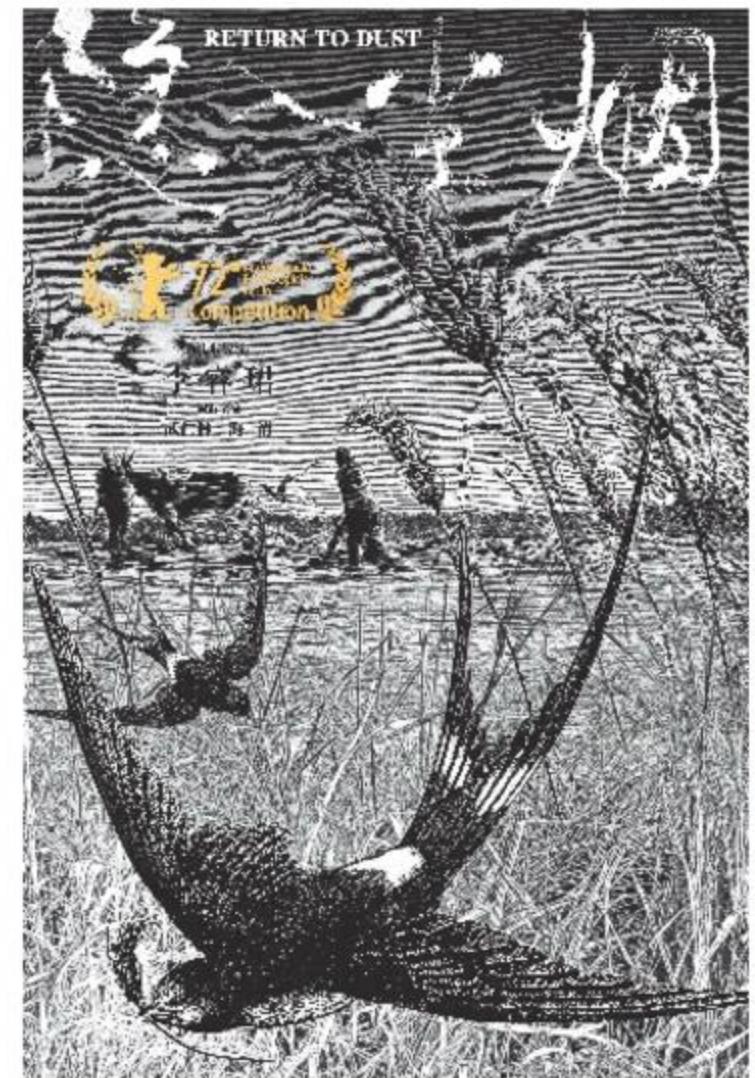
李松蔚 著
类型: 心理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书是心理学家李松蔚在最近两年,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辑。书中的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5大领域的真正困惑。对于读者提出的问题,李松蔚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一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新的行动带来新的经验,而当新的经验打破惯性时,改变就一步一步发生了。

特别推荐：隐入尘烟

编剧/导演：李睿珺
主演：武仁林 海清

在中国商业电影突飞猛进的当下，执着于在大银幕上拓展西北农村影像表达的李睿珺几乎是一个异数，新作《隐入尘烟》通过一对被社会抛弃的边缘男女的爱情故事，极力刻画了人与土地的相伴相依。唯有土地没有欺骗，唯有土地给人安慰，唯有土地给人馈赠。



音乐：最伟大的作品

表演者：周杰伦

经过6年时光，翘首以盼的周杰伦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终于与歌迷们见面了。新专辑看上去毫不谦逊，但这不全是自夸，也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狂想。22年前，周杰伦横空出世，打破了华语乐坛停滞不前的状态，其后更是不断刷新人们对华语流行音乐的认知。在不惑之年仍充溢着少年气象，“路还在闯，我还在创”。周杰伦自我点评道：“对我来说，它就是最伟大的作品！”



撰文
—
阿
阿

父母是高看不得的

文 | 叶倾城

一

12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妈妈含辛茹苦地把她带大。她大学毕业后，妈妈开始考虑再婚，但妈妈遇到的人，她全都不中意。

超过60岁的——是让我妈给他当免费保姆吗？有小孩的——这是要让我妈伺候完亲生的，又要伺候他们？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还需要再找反对理由吗？“妈，咱们不是垃圾回收站！”

这一次遇到的男人，妈妈很满意，她却一见那个人就烦。妈妈和这个男人闹了别扭，她跳出来说：“女人恋爱就是为了让男人疼爱的。现在这个必须分！”

我说：“你仅仅看到你妈妈不开心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一定是有很开心的时候，才让她坚持和这个人在一起呢？”

她向我列举了这个男人的很多缺点，我打断她，接着说：“可是你妈妈也不是完美的呀。”

她很有信心地说：“我准备把妈妈接到北京来，给她报各种训练班，只有提升自己，才能得到最好的男人的爱情。”

我尴尬地说：“鸡汤是给你们喝的，你妈妈到了这个年纪，要吃点儿清淡的食物，‘虚不受补’。”当然，这话她不会相信。

二

中国的家庭结构就像一个分子模型，每个人都支撑着其他人，也被其他人支撑着；每个人都约束着其他人，也被其他人约束着。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当觉得孩子们年龄还小的时候，父母认为自己对他们的饮食起居、恋爱、婚姻责无旁贷，于是便会出现各种耳提面命的情况：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却是两个家庭的事；一定要门当户对……这些孩子们听烦了的话语，在潜移默化中，在成年后，变成了他们血液的一部分。

当他们彻底长大后，也会同样地要求自己的父母，希望父母不管相不相爱，必须对婚姻忠贞；若想要再婚，至少不能给自己添麻烦；如果不懂得如何选择伴侣，他们会给出建议……

但双方都忘记了，如今大家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付出什么，能得到什么。

有一年，我陪我妈看一部电视剧，讲的是一个老先生爱上保姆，并为保姆的女儿出钱出力的故事。开始看得我极其反感，总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上法制节目。当电视剧渐渐接近尾声，我平静了下来——儿女觉得父亲应该找一个贤惠、会照顾自己的人，但父亲就想找自己喜欢的，这有错吗？

真爱难寻，而除了爱，有时候我们要的很实际：相伴的温暖，一起吃饭的幸福，听完我讲的烂笑话会笑的默契……你这么想，你爸妈也这么想。

他们不够聪明，看到火坑会往里跳；他们会瞻前顾后，处处想要周全却无意间伤害了别人——是不是就和你一样？

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人生，他们会选择合适的伴侣。如果你不理解他们，也许只能说明你高看了他们，或者低看了人生。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

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

书香 陇原

自2014年开始
“全民阅读”连续九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
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
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
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
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祁连山冰川
保护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祁连山保护区是河西生态系统的主体，
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
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公益广告